

宣道歷程

著 趙世光

一卷

出版社版出糧靈港香

趙世光著

宣道歷程

卷一

香港靈糧出版社出版

宣道歷程卷一至卷七總目錄

總第 一篇	南洋佈道記	：總六〇
總第 二篇	再度南洋佈道	總一〇八
總第 三篇	靈糧堂	總一二九
總第 四篇	首次赴美旅途通訊	總一四四
總第 五篇	遠東佈道記	總二〇〇
總第 六篇	環球佈道記（一）	總二二七
總第 七篇	環球佈道記（二）	總二二五
總第 八篇	近十年來國外佈道概述	總二二九
總第 九篇	在台灣	總二五五
總第 十一篇	在菲律賓	總二五九
總第 十二篇	在日本	總二八二
總第 十三篇	台灣去來	總三〇四

總第十四篇	星馬行……	總三三四
總第十五篇	環菲行……	總三三四
總第十六篇	環島行……	總三五〇
總第十七篇	美國之行……	總三九三
總第十八篇	日本卅三城市……	總四四三
總第十九篇	關於星馬之行的報導……	總四八三
總第二十一篇	關於日本的各方面報導……	總四九九
總第二十二篇	台北靈糧堂十週年感言……	總五三五
總第二十三篇	關於台灣的各方面報導……	總五四三
總第二十四篇	三篇與本會歷史有關之報導……	總五七九
總第二十五篇	關於港九方面的報導……	總五八五
總第二十六篇	關於澳門的報導……	總五九三
總第二十七篇	聖靈水流在東方……	總六〇一
總第二十八篇	韓國之行……	總六三一
總第二十九篇	越南工作報告……	總六五三
	北婆羅州之行……	總六六七

總第三十一篇	主內同道書	總六七九
總第三十二篇	歐美各地工作報告	總六九一
總第三十三篇	北婆羅州工作報告	總七一一
總第三十四篇	柏林世界佈道大會報告	總七二七
總第三十五篇	舉世矚目的世界時鐘以色列	總七四九
總第三十六篇	菲島朗倫開荒工作報告	總七五五
總第三十七篇	往普天下去	總七六九
總第三十八篇	從台灣到日本	總八一一
總第三十九篇	銀禧盛典感言	總八二九
總第四十一篇	感念主恩	總八三六
總第四十二篇	第二次南韓之行	總八四三
總第四十三篇	菲律賓證道經過	總八六一
總第四十四篇	一九六八年度台北靈糧堂夏令會	總八六八
總第四十五篇	歐美行程紀述	總八七四
星洲印尼工作概述	寮國工作概述	總九〇三
		總九一七

宣道歷程

(卷一)

第一篇	南洋佈道記	一
第二篇	再度南洋佈道	六〇
第三篇	靈糧堂	一〇八

序言

宣道歷程是我最近幾年在各地佈道的經過記錄。在以往的年日中，蒙神恩典，用祂大能的手托住了我，無論在那裏，聖靈都與我同工，使初聽道的人，蒙了主的恩典而得救。每到一處佈道之後，雖然未能繼續着做栽培的工作，但也祇能憑着信心，把初信者完全交在天父的手中，真誠相信將來在基督台前能夠看見以往工作的果效。我心裏一直在想，如果將來主給我看到佈道所結的果子，千萬人能站在基督台前，我的心就滿足了。

我要特別感謝主，直到如今，主還是給我有精神和體力，讓我繼續往前傳揚十字架的福音，領導尚未得救的人歸向基督。記得從前在上海馬路上佈道開始，發展到其他許多地方，又從其他許多的地方發展到東南亞，再由東南亞去到歐美非洲各地，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四十一個年頭，以前佈道的經過，都沒有記錄下來，最近幾年才開始有佈道的記錄。也有部份是當地負責的人，把所看到的一切記錄下來。雖然本書所彙集的不多，按着各種分類暫成七卷。希望閱讀本書的各位讀者，能為每一地區所做的工作在神面前代禱，求主保守所撒的種子，使蒙恩得救的人，靈性得以天天長進。

最近我在一處地方領會時，感到有一種從撒但而來的壓力，令人感覺到工作不容易，雖然如此，還是靠主恩典做一天得着一天，明天如何，只有憑着信心仰望神。但是

宣道歷程

真的感謝主，每逢在一處感到撒但的壓力，心中就有十分確定把握，耶穌基督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阿利路亞讚美主。

本書有些記錄，雖然不大詳盡，但簡單的幾句話，裏面也包含不少的經歷。我時常感覺到，做救靈工作必要犧牲自己，傳道者必須爲着主的緣故，先將自己生命傾倒出來，才能盼望別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因爲主爲我們捨命，我們爲基督捨命也是應該的。我們寄居世上不過幾十年，我覺得世上再沒有任何事業比救靈工作更有價值。世上任何事業都不能存到永遠，惟有傳福音救靈的工作才能存到永遠。因爲蒙恩得救的人，將來在新耶路撒冷可以聚集一起，大家在黃金的街上行走，而且一同進入主的榮耀中，這是何等的安慰喜樂！所以說：工作的果效是不會徒然的。雖然當時未必就看見，到了時候必能清楚的知道。

本書的記錄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份爲止，但是神的工作仍在進行之中，直到有一天微小的我能如保羅所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那時才能坦然無懼面對面的見主。但是無可否認，在已往工作的歷程中，我有不忠心、不夠努力的欠缺地方，也難免有失敗之處，求天父赦免我，使我在以後的日子，靠主恩典的保守，有分於金銀寶石的工作，在主面前存留到永遠。阿們。

趙世光於香港九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一篇 南洋佈道記

(一) 緒 言

蒙神的恩典和引導，在五個半月的時間，先後經過五個海島以及馬來半島和法屬的安南。所經過的地方，各有不同的環境，菲律賓羣島雖屬美國政府保護，但仍不能脫離前西班牙政府管轄之下的天主教勢力，因此該處人民信奉天主教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由菲律賓之馬尼拉，經四日多的海程來到西利伯斯島，一望就知道是回教勢力最興盛的地方，不過按我們所知，那邊多數的回教徒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惟獨該島的北方，却又是基督教的範圍了。在西利伯斯之西北：有世界第三大海島婆羅洲島，記者單由東婆羅洲的中部進入島的內部，當時立刻如同回到上古時代的景況了，那邊的島民如果論及他們所信仰的宗教，可說「無所謂」宗教，不過因為他們懼怕的緣故，就實行敬奉鬼神之事罷了。

峇厘島因為爪哇的婆羅門教徒受回教勢力的壓迫，被逼而逃往那裏，因此該島就成為婆羅門教的島嶼了。

爪哇島比較最爲繁盛，居民也是最多，有各種民族雜居其間，故此對於各種宗教，各有不同的發展。

馬來亞因爲是英國的屬地，當然以基督教爲最得勢的宗教了。法屬的安南，無疑地要首推羅馬天主教了。

以上所記，只是關於島民的宗教觀念，尙未提及關乎我們僑胞的宗教思想。在南洋散居的僑胞們，不用說是最多數，真所謂：「在日光之下，無處不有我中國黃帝子孫」也！但使記者感歎的有兩件事：第一、極多數由祖國南來的僑胞們，因爲和別種人民通婚，又因寄居異邦太久，因此被異種人民深深地同化了；如果不是因爲面貌的緣故，他們的言語、服裝，以及生活等等，很容易令人不信其爲中國人了。第二件事、就是他們除了一部份人尚有祖國帶來一些宗教色彩以外，其餘的人所謂「神」，既是「肚腹」或是「瑪門」罷了。如果有人對他們傳說基督的道理，簡直會使他們莫名其妙！其原因是因爲他們單以衣、食、住、爲滿足，對於宗教問題，却是處於不問或不願聞的態度中。但另一方面也就是信基督的人不忠於傳福音的工作，因此神如果將問該隱的話來問我們：「你的兄弟在那裏？」我們在中國的信徒們聽見了作何回答？有何感想？如果我們在南洋的僑胞，他們成千成萬的靈魂時刻地在進入永遠的沉淪裏去，請問這是誰的過失？誰的責任？我們敢向神如同該隱那樣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我們若是這樣地回答我們的神，是否想藉此逃避那喪命流血的罪嗎？結三

(二) 中國教會和南洋

在北洋的華僑，大概都寄居在基督教發達的國家。他們聞道的機會很多，而且已成立華僑教會的，亦復不少，這總可以叫我們在擔子上稍覺輕鬆了一些。大抵只有南洋，尤其是荷屬東印度的華僑，像一羣迷亡的羊，千百年來飄流於荒島叢野間，等着需要主的救恩。現在就是我們的責任！此外，還有一大羣素來被人遺忘的海島居民，他們現在也正等候着救恩。這些人，從事實上看來，責任也似乎應擋在我中國的人士身上。在全世界上，神藉着西教士的手，差不多再沒有甚麼地方是沒有福音所及到的了，只有南洋，只有這星羅棋布的南洋羣島。神特意把這塊田地留下來，未嘗沒有祂美好的旨意存乎其間。

從歷史上說，南洋與我國發生關係最早而且最大。在晉朝（第四世紀）時，因僧人法顯從印度歸國，道經南洋爪哇，於是就有了歷史上的記載。以後我華僑絡續南遷，滿佈羣島，以至立國稱王的，為數不少。最值得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國之得聞福音，皆由南洋之所賜。當馬禮遜先生本着一片救人熱誠，抱道東來的時候，不料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那就是大遭清廷的仇視，在我國土上幾無立足之地。幸而神要拯救我中華民族之旨已定，於是就為馬禮遜先生另闢了一條新路，引導他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為我中

國人民設立了一個機關。從此，我中國人民就得聞福音救道了。是以單從『報恩』一事說來，傳福音於南洋，實在是神特為我們留下來的一個機會。

再從地理上講，南洋的位置，與我國距離比任何一國都接近。牠好像蟠列在我國的門前，等候着我們出來為他們傳講。只要我們肯踏出門外，僅僅是一投足一啓齒之勞，他們就能得救。

復就種族與宗教性方面觀察，傳道責任總該是我國人負擔。因為同是東方民族，且互相為鄰，皮色相同，性情融洽。交際往還，毫無隔閡。此西方人所不可及的。且東方是一個神秘的領域，一切有名的大宗教都出自東方，宗教信仰之神秘，似乎非西方人所能盡能了解的，以致在宣傳工作上，每每惹起了許多誤會。如果我們負起這個責任，我們能夠與他們共表同情，指示迷津。從不知不覺間，把理信兌換了他們的迷信，叫他們毫無感受扞格的痛苦，由迷途中走向正路。

在全南洋羣島裏，英美兩屬所在，教會尚稱發達。暹羅，教會也有相當的進展。福音之在安南，也已多年。只有荷屬東印度羣島，福音極其缺乏。全荷印面積有一百九十多萬平方公里，等於我國面積六分之一強，約當歐洲面積五分之一，比荷蘭本國還大六十倍。人口共有六千餘萬，華僑却佔了一百二十四萬，當地人就佔了五十九萬強，在這些當地人中，已有無數攬雜着我們華人血統的民族，故有人稱南洋為中國人的第二家鄉。全荷印的宗教，最大勢力首推回教，其次是佛教（婆羅門）。回教幾佔人口八分之

七，佛教除蟠據幾個小島外，華僑也帶着點佛教色彩的。其他一些深居山林中的土人，還是崇拜着原始的宗教，然而多數於無形中已成了回教化。至於基督教、差不多僅爲白種人所獨有，那廿四萬歐洲人，於形式上在人口較密的地方，都有他們的禮拜堂。然而大多數是由政府設立的。在土人中，除荷蘭皇家教會外，雖還有德國教會和天主教，至於華僑，在幾個大城市中也有教會設立着，但如果即使他們都能夠認真工作，也無法分配這地大人多的領土，現在那邊馬其頓的呼聲非常緊張急切，同時，神也正發着問號：『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呢？』弟兄們，你該怎樣答覆這個問題。

(三) 南洋的鳥瞰

如果我們坐着飛機，停在亞洲以南的天空，俯視那茫茫的大海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大小島嶼參差羅列，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南洋——或者命名的原因，也就是因爲在亞洲的南方。普通所謂南洋，是專指狹義的南洋，就是新加坡，馬來半島，蘇門答拉，婆羅洲，爪哇幾個地方。若講到廣義的南洋，那就連印度、緬甸、暹羅、安南、菲律賓羣島及澳洲都在內了。

南洋本爲羣島，大的面積幾萬方里，小的幾方里，甚至於如土坯，如蟻垤，大大小小，參差羅列。其中有叢林密佈，有童山濯濯；或則高樓大廈，儼然新式都市；或則茅

茨土階，無異上古荒郊。此中人除少數歐美人外，皆係棕色土人，其他則有印度猶太等各地的僑民，而尤以我們中國人佔大多數；然而統治權，却全操在少數白人手中！

荷屬南洋最著名的地方，則爲蘇門答拉、爪哇、婆羅洲，其他在星加坡之東南，另有一邦加島，爲世界著名產錫之地。

總括南洋各島，荷屬大於英屬，惟荷屬地較偏僻，故其發達不及英屬各地。

許多人說：南洋天氣，「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這是因晴雨而變更溫度的說法。其實南洋氣候，雖無四季之分，却有旱濕之別。大概每年二三月之後，雨水甚少，天氣較爲炎熱，六七月以後，忽又多雨，空氣多含水分，熱氣就稍減了。

沒有到過南洋的人，必定以爲南洋地居熱帶，天氣一定熱得非常，我們常住溫帶的中國人，到了那裏，不會晒得焦頭爛額，也要晒得心燥皮枯，那知南洋各地島嶼交錯，常得海風調和，故雖在赤道一帶，即大熱大燥也不覺得怎樣難過，每到夕陽西下，簡直是涼爽宜人。

(四) 上海至香港

約共經過八年多在上海宣道會守真堂工作，身體和心靈間都需要更新一下；故此特爲此事在神前懇切祈禱，蒙神引導，替我開一傳道國外的門路。最先得翟輔民牧師之准

許，又蒙守真堂同工之同意，更蒙神給我一切籌備出國的費用，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得以暫時離開祖國，向南洋幾個地方宣傳主的福音，先後共到過五個海島，以及法屬的安南，為時共計五個半月的時間，以下即環遊南洋佈道記，願神賜福所記的一切，藉以勉勵閱者：

本堂兄姊因我這次遠赴南島為時較長，所以在九月廿三晚舉行一次差遣典禮，如同使徒行傳十三章一至三節，保羅和巴拿巴被教會將他們全交在神施恩的手中一樣，在這隆重的儀節中，現今我尙能回憶着那晚的盛況。

次晨七時三刻與家人辭別後，八時三十分在海關碼頭搭小輪至大船芝莎旦尼輪，送行者除了家人以外，尙有本堂同工們和佈道團的兄姊們，九時三十分我們在船上攝影，即握手言別，十時許，芝莎旦尼輪，拔錨蠕動，我亦向上海「再會」了。

我搭二等艙位，同房者是一位菲律賓大學的學生馬君，乘機與他作個人談道，彼此傾談甚歡，相信主的靈能使生命的種子，日後得以發長結果。

船行之日，天朗氣清，風波不興，神亦使我有機會至頭二三等客艙分送福音單張，這是廿五日下午的事，廿六日晨船抵廈門。

我第一次到此，人地俱很叢生，當時船泊海中，僱一舢舨上岸觀光。在街上遊覽時有下列幾種感想：一、馬路較內地寬闊，有現代都市氣概，可惜有的地方骯髒不潔。二、房屋多半舊式，還沒有脫離古代風味。三、洋行林立，可見那地與外洋通商必早。

四、想不到時見一鴉片烟館，有一位癮君子在裏面吞雲吐霧；使我心裏感覺到此人之被鴉片捆綁，確實可憐得很。

據本市調查處人員告訴我，廈門現有人口十七萬左右。交通方面，現在汽車網密佈，四通八達，八小時可以抵達福州。廈門是一島嶼，面積祇有三十里。隔岸鼓浪嶼面積也祇有十里。

此後往一不相識的教堂，順詢教會光景，據說，廈門教會有八十餘年歷史，三十多公會，二萬信徒，除信仰純正者之外，還有真耶穌教會，安息日會，天主教等。

在中午歸途中，有一姓干者指我返舟路徑，便中與他談道，到江邊爲他禱告，並勉勵了幾句即返船。

當日下午三時許船又啓碇直駛香港。

當船離廈門之後，一次我在膳堂進餐，同席者有一位交通界人物——曹某，赴廣西公幹。我覺得這是神給我的機會，順便與他談道，可惜他推辭不信。他說：「現在我無注意此事，將來或許會作基督徒」。言談中態度異常自滿傲慢，對於主的救恩漫不經意。不料船甫抵香港，英政府已派警察，把他捉將官裏去，曹某與其妻兒從此分離，狀殊可憫！由此事變發生，心中有兩樣感觸：（一）明日的事人不能預知。（箴二七1）（二）國法如此難逃，人若忽畧主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來二3）

廿七日下午船抵香港，當蒙王載先生之公子摩西君登輪迎接，到他府上暫住。因在

滬之時，早與王先生約定，在港擬講道兩晚，故其家人早為準備。參加晚會的信徒約在二百與三百之間。講題係「生命與結果」，與「主在曠野受試」兩篇。由胡恩德先生譯為粵語，第二晚在座中有兩位姊妹皈服基督。次日蒙香港基督徒佈道團團長林子豐先生款待，用他私人汽車送我到各處探訪友人，當晚亦有機會與摩西君談道，直到夜闌人靜，十一時方寢。廿九日船又啓行直駛馬尼拉，送行者有林子豐先生太太，謝卿靈女士，以及郇光女校的呂校長，後來在皇家碼頭 J.C.J.L. 小船上又遇見嚴雅各先生新夫婦。在九龍碼頭又見朱醒魂牧師，林證耶牧師夫人等，同乘小舟，直達芝莎旦尼，在客廳內祈禱而別。

(五) 馬尼拉

有人說，香港到馬尼拉一段航程，往日風浪頗劇，我聞之心中早為準備。然這次却出人意料，除一次不能進餐外，其餘都覺沒有甚辛苦。有一天在船上我與嚴君雅各，朱牧醒魂，三人同心為前途工作呼籲神，聖靈感動了我們的心，這是一件不能忘記的事。（按：朱嚴兩君，俱係中華國外佈道團團員）。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芝莎旦安抵馬尼拉，當時有很多舊友新朋前來迎接，心中歡喜異常！

經海關查驗以後，即乘汽車赴中華基督徒福音堂下榻。嚴君夫婦，朱牧等亦被保上

岸觀光，有友人陪伴之。

當晚繆紹訓弟兄請我們用膳，飯後回福音堂赴祈禱會，請我們四人講幾句話。會後朱牧嚴君等搭原輪駛孟家錫，我們仍留馬尼拉作工，候第二期船再向西里伯島進行。

十月二號起在馬尼拉領會十天，時間每晨六時至七時，專門對內復興。因該處氣候酷熱，同時為一班供職信徒方便起見，故在早晨開會。晚間七時半至九時對外傳福音，由黃和聲醫生譯國語為廈門語，因為馬尼拉華僑多屬廈門籍故也。人數晨會對內每次平均一百左右，晚上有三四百人，但主日聚會更形擠擁，約在五百左右。

開會前後都有祈禱，蒙神賜恩福佑，除正式講道外，有兩次向同工講個人經歷；兩次對主日學兒童演講。感謝主！有數十位孩童決志歸主，並將一切奉獻與神。有一次向浸會聖經學校學生用英文作證。有一主日下午在中華基督教會講道。一次在楊府主領家庭聚會。一次在歡送會用英語講道，因有西國來賓在座。講題是「生命與豐盛生命之分別」。

馬尼拉是菲律賓的首都，地方不很大，數百年前為西班牙所佔據。西國信仰天主教，所以馬尼拉居民百分之九十五是天主教徒。全城有若干偉大莊麗之天主堂，甚至有一座天主堂完全是用鐵所建築的。因為教徒太多，禮拜日禮拜須分幾次舉行，但每次都是人山人海，戶限為穿。逢禮拜五為記念主受難，舉行聖餐禮，教徒多往參加。不論男女俱跪下默禱誦經。女的頭上有蒙頭巾，禮拜有神甫輪流主領。也有唱詩，其間男女分別向

耶穌釘十字架之像前接吻，或以手帕撫摩，表其憫愛耶穌之心。可惜這班男女事主雖是熱誠，却不按真知識，實爲可憐！有一樣感想不能不提出，即天主教堂的門是常開的，教徒可隨時進內祈禱唸經，無論何時總有人在內。我們基督徒虔誠精神却遠不及他們！（天主教設有男女修道院，女的分兩種：一種是比較自由些。另一種是「秘門修道院」，條件異常苛刻嚴格。一個童女進院以後永不能再出來，直等到死。進院時須舉行一次婚禮，意即終身配給基督。以後如家人探望談話，旁邊有人嚴格監視，不准將院內情形洩漏於外，因此爲神祕所在，內中景況沒有人可知。另有一條例，即每逢院中死一女子，方可再從外接受一新童女。）

據說每年主受難節，天主教徒將主釘十字架死後的像抬去巡行，同時，有人用竹片擊打自己而使受傷流血倒地，甚至如死人一般。旁觀者必須用腳踢他，或從他身上踐踏而過，以爲這樣即可將功贖罪。誰知，我們得救是本乎恩，靠賴主寶血之功，決不在乎人如何刻苦己身，因爲聖經說：「這些規條……自表謙卑，苦待己身……是毫無功效」。西二23。

除天主教外，基督教有浸禮會之菲律賓聖經學校，美國長老會及各公會合辦之協和神學。（信仰不純正）華僑教會有三·一、中華基督徒福音堂。一、中華基督教會、（原稱長老會）。一、聖公會。聽說五年前該地信徒人數寥寥，最近纔有復興氣象。我很盼望該地同工，能切實在主內同心，使神更加賜福！

菲律賓大小共有七千島嶼，西班牙首先克服此地，至今數百年，其古城遺跡尚在。後美國助菲律賓勝西班牙而應許其獨立，因其國勢衰弱，故有數十年之管理。最近方准其十年自治試驗期，予以獨立之機會，倘能勝任，即美國將完全放棄政府權而准其完全獨立。

菲律賓大領袖Rizal利石是一反對天主教最烈的英雄，當他準備革命時，有一婦人識破他的秘密，在神甫前認罪都一一陳明，結果神甫秘密遣人殺之，至今菲律賓人仍尊之為民族英雄，勒碑紀念，欽服他的革命精神。

在領會期間，我有機會去參觀幾處地方。一、菲律賓大學，規模宏大，內分音樂，美術，法科，農科，文科。二、博物院，內分兩部：一、上古未開化的，有戰爭利器，服裝，房屋模型。二、近世紀已開化的，有礦物植物等。三、運動場，早幾年遠東運動會即在此舉行。規模不及上海市宏偉。四、世界唯一竹琴，有一神甫名Diegocera者在一八一八年開始製此琴，用九百五十根竹管藏於沙土內，防備竹蟲，有六個月的工夫，一八二二年工程完畢。一八六二年被地震毀壞一次，一八八一年被雨水毀壞一次，最近（一九一七年）神甫Faniel從新修好。欲參觀者即有人奏琴，不過要捐一點修理費而已。

十月三號我從報紙上得悉上海虹口危象橫生。大有一二八再臨之概，心中憂傷非常，祇有伏地向神呼求。主當時賜我一教訓，切不可愛妻兒過於愛主，如此一想，心中反得無限的平安。

十月六號我心中忽有一說不出之重擔，即我親愛的慈母還未得救。當日下午四時卅分，特別爲她禱告，在呼求中眼淚如泉湧出，悲切異常，當時就得了神莫大的安慰！以後又得一英文小冊的帮助，叫我憑信接受主的應許。（徒十六31）每次在神前禱告時的再懇求，祇有感謝讚美，深信主必按時救我的母親。

十月十一日會畢，在呂宋島之北方，有一地方名司坦克羅司 Sta-cruz 者，有一姓莊的華僑，請我前往該處向華僑佈道。由馬尼拉至司坦克羅司乘三小時火車。同行者有林君棲梧爲我作傳譯員，當晚在王君所開辦之小學佈道，除華僑外，也有菲律賓土人赴會。同時用中西文演講，結果有（中菲）十幾位教外人簽名歸主。次日莊君夫婦陪我去參觀一最大之水電公司。該公司在山下低三百英尺之地，規模甚大。下去須乘升降機。據說馬尼拉的電火全由該公司供給。

莊君有一孩子約八九歲，性頗聰穎，能操國語，廈門語，菲律賓語，英語。我勸他獻身於主，將來被神選召，可以作個尊貴器皿。他很清楚的答應了，我就爲他禱告，將他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按時候選召他。離別之前爲他攝了一張照相，作爲紀念。

在菲律賓所遇見的同工，有黃和聲醫生全家。（黃君幫助譯語，並殷勤招待）。福音堂主任繆紹訓先生。（爲人謙和，他的英文名爲 Meek 真是名符其實）。其他從各地抵馬尼拉的同工有許君清傳、蔡君信新、張君端莊、林君棲梧等。

十月十五晚在福音堂最後一次講道，後即與他們辭別，乘芝尼格拉輪船往孟家錫，

蒙數十位男女兄姊到碼頭送行，離別時祈禱唱詩，直至九時在歌聲中船就升火啓行了。

(六) 孟 加 錫

從馬尼拉至孟加錫有四天五夜的水路，因船之航線近海島，故無風浪；船在海上如盪漾於西子湖中一般，異常穩適舒暢，可說是我這次長途旅行中最感愉快之一段，因此與身體之休息大有助益。

在船上除分送單張外，曾與久居爪哇一位華僑詹君有幾次談道。詹君係爪哇僑生，是一建築師，據說：「前在廈門大學讀書時，曾聽福音；有意受禮進教，因父親反對，未臻成功。這次出外係旅行性質，一面渡假休憩，同時，至國內各省和東北遊歷，並赴日本，現在遄返爪哇，經廈門時購聖經和詩歌各一，擬回家研討」。因之我與他談道較爲便捷，不過他不克立時決定，求主靈在他身上作工，得以早日皈主。

二十日晨光微曦中船已瞻望孟加錫之一角，七時許在碼頭攏岸；當時有吳濟華，翟輔民，朱醒魂，嚴雅各幾位牧師登輪迎迓，經海關檢驗行裝，往移民所辦理入口手續後，即偕翟牧乘其自備汽車赴聖經學校之歡迎會，經翟牧介紹後即用英語講道，由 Post 牧師譯馬來話；當晚下榻朱牧府上。

因學校考試在即，故會期不能如期舉行，只得延遲至十一月開始。抵埠後有兩次在

聖經學校向馬來教友與學生講道。一次在華人禮拜堂講道，悔改得生命至前面禱告者頗不少，感謝主！

爲了會期還早，所以（十月二十三日上午）趁機會上山頂休息。同行者有傅牧師與嚴君夫婦。汽車由埠到山約須兩小時，山勢高峻；氣候清暢快適，風景很佳；對於身靈所得帮助不少。

山上生活程度頗低，最廉者爲芒菓，一分錢七只，雞蛋一角錢八九只；國內人恐怕夢想不到有那樣便宜。離我們宿舍約五六里有一市場，逢禮拜三爲市期，有各種雜物可買，我們到過一二次，並買什物，有嚴師母擔任烹飪。

三十日下午乘公共汽車下山，準備十一月一日之聚會。

在孟加錫聚會，共十五天，由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這些日子內，曾舉行三個不同性質的集會。

一、查經會：每日上午九時至十時開會，來赴會的，除了聖經學校員生外，另加上一般基督徒，大約達百人之數。我們研究的題目，選擇全部聖經中的要道，和靈性經歷。每天的聚會，有神與我們同在，尤其是十二日，講題是：「聖靈的工作」，當時聖靈在我們會衆的心中作工，領導超過半數以上的人，決心完全奉獻自己給主，用流淚禱告的誠心，向主表決，神的榮耀在我們中間發出光輝！特別有兩位弟兄：一位是長老，從那天起決志甘心願意奉獻身心給主，專做傳道的事工。事情來得很希奇，他原是某大

商店的一管賑員，一天他偶然弄錯了簽押，店主把他辭退。因此他明白是神的旨意，前時他不願全心事奉神，那日才把自己的心確定了。還有一位，是朱醒魂牧師的朋友林君，經朱牧幾次的勸勉，來聽道之後，這天也把心決定過來，願進聖經學校學道。

二、佈道會：在晚上七時至八時卅分舉行，人數達三百左右。講道前半小時，全體唱詩，會衆對於詩歌興趣濃厚。每次講道，我用國語，傅秉鋒牧師譯成馬來話。十一日那天，傅牧偶然患病，傳譯無人，幸而想得一個辦法，我仍用國語宣講，吳濟華牧師（Rev. G. Woerner）譯成英語，聖經學校校長蒲士（Rev. W. Post）再譯成馬來話。感謝主我們後來替傅牧的病求神醫治，果然在末了幾天，傅牧恢復健康，再代我傳譯，因此省去了聚會的時間。每晚的光景也是很好，幾十個聽道者，願意皈依基督，也有幾十個信徒，決志奉獻給主。

三、主日學：八日和十五日的兩個禮拜天，得着很好的機會，和主日學校的小孩子，與青年人談道，料想不到竟有四十多位年輕的人願意信仰基督並獻身給神。

馬來人與回教，是不脫離關係的。孟加錫居民，百分之九十是回教徒，他們的衣冠，表示信仰回教的特徵，但不免是掛名之輩，每禮拜五晚，他們在一所很大的回教寺內做禮拜，人數僅二十多個，其他就可想而知了。他們對於基督福音，存着拒絕的心，而有兩種不同的態度。

一、願聽福音、却不敢相信。

二、自己不信，亦禁人相信。

三、雖定意相信，但不敢領水禮，否則有性命之憂，如果你要問他：「閣下信仰基督教嗎？」他很快的答道：「我心裏十分信仰」而已矣！

撤但這樣細綁回教徒，真是太可憐了！

此地日常用品，比我們中國來得昂貴，除了土人的平淡生活外，別些人的生活程度很高，一切貨物，超出上海兩倍價錢，比方鹹餅乾一罐，需荷幣一盾五角，抵上海大洋三元。一天我到市上去修髮，付資七角五分，值上海銀一元五角；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付最高的修髮代價。但是土產呢？却是平賤了，例如雞，每隻僅一角五分，香蕉三四十只僅值一角錢。

土人住所，離地數尺，多是平房，席地而睡。婦女服飾，略似印度女裝，男子衣物，喜用明顯的顏色。方言以馬來話爲主體，其他也有各地的本土話。

一天，我在街上，很快樂地遇見一次婚嫁事情，一堆人走在路上，前部是乘腳踏車的人，西樂隨着，中部是一輛汽車，中間並坐着新郎新婦，在後部還撐着一把大傘，他們像炫耀地遊行，可是在汽車中的新婦含羞答答地把雙眼緊閉，來到結婚地點，新郎先跳下車，新婦還是板挺的坐着，眼部不變地像睡的樣子，有人請她下車，不理，又不動。過了一刻，另來一個人，輕輕的講了些話，才把盛裝的身體移出車外，眼珠仍是不願給人看見，進到房子之後，和以後的情形怎樣，因時間關係，沒有機會再看下去。

孟加錫是一個商港，面積不甚寬闊，而來往船舶特多，因此商業頗興盛。除了本土人不算外，以華人僑居為最多，所以在商業中佔重要地位，可惜年來日本人憑政府之力為後盾，侵奪華人的商業權利，因此頓形不景現象。

此地水陸交通很為便利，水上船隻，陸上車輛，共有數種：如汽車、馬車、腳踏車等，在廣闊整齊的街道上，我們看見許多車輛行駛着，最便利的還是腳踏車，不論男女，都喜歡用它來代步。

在領會期間，翟輔民牧師（Rev. R. A. Jaffray）忽然患病，日漸沉重，我們同心迫切替他禱告，同時翟牧也大有信心，不延醫，不延藥，但病狀更見厲害，晝夜頻發寒熱，纏綿在床榻中。一天，吳濟華牧師到他病榻慰問一番，他對吳牧敘述說：「當我未病前一個晚上，已在床榻中熟睡，忽來一個猙獰的惡魔，怒目逼近我身，我奮然興起，手足齊舉，抵抗惡魔，後即消滅。而我也驚醒過來，心中還有餘悸，我向神禱告，將自己交付給主耶穌，信賴全能之神，護佑我平安」。他再繼續說：「次日我以為夜間所見，僅是一個惡夢而已，誰料過了幾天，我得此重病，現在我憶起那晚所見的惡魔，的確是西利伯島（Kelebes）的魔王，這魔王恐怕福音傳遍西利伯，故意加害於我，得病之原因我明白了」。

我們聽着這個報告，心裏充滿了安慰，並且認識魔鬼是一個在基督面前失敗的仇敵，如果惡魔攻擊我們，只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抵擋牠，必能勝過牠。那天下午，我們

幾個人在翟牧榻前，又作同心的禱告，求神毀壞撒但的工作，並醫治翟牧的病驅，感謝永活的神，此後翟牧之病日見痊癒，又恢復康健。

南洋方言，與我們中國完全兩樣，我在孟加錫時，稍微學得一些馬來話，讀音不難，而應用起來，却不如意了，茲舉幾個平常用字引為興趣。

Selamat Pagi 早安， Selamat Malam 晚安， Tohan Isa主 耶穌，
Toean 先生， Soedara2 兄弟姊妹， Terima kasih 多謝。

(七) 婆羅洲

婆羅洲宣道會佈道工場，共分三大部，就是東、西、北各部。此次我參觀的是東部工作，因為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教區也在其中，我樂意地前往一行，十一月十九日黃昏，從西利伯的孟加錫首途。大約是八時了，荷船凡底門號（Ven Diemen）移出孟加錫港口。同船的人，有十多個言語不通的聖經學校同學。學校休假了，他們被分派到婆羅洲內地工作，船中無事，睡過一宵。次日是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到西利伯的小埠巴里巴里（Pare Pare）和這班同學上岸遊覽，買一點東西。在店中認識兩位僑胞，很快樂的和他們談談救恩，結果並不壞。聽道的有一位是店主，他很誠懇地學習禱告。下午船仍向北行，逢到了好機會，在船中又和兩位同船的華僑談道，一位簽名決志皈依基督。一位較

青年的，據說，從前已聽過福音，並表示好感，授我一本冊子，邀我題名。承他美意，我把名字寫下，他恭敬的說：「得留作紀念哩」！

橫渡西利伯海峽

次晨十一月二十一日再到一個小埠，名當加拉（Donggala），也是屬西利伯的地方，船要載貨，停泊很久，及開行時，船頭掉向西方，橫渡西利伯海峽。十一月二十二日絕早起床，立船傍遠望，隱見婆羅洲（Borneo）大島。在薄霧層裏，船的速率也減少，徐徐向一個河口駛進。兩岸叢密的森林，襯着碧綠的流水，映現婆羅洲第一幕序片。過了四小時光景，已是上午九時，東婆羅洲著名的商埠三馬林達（Samarinda）很清趣地印入眼簾，當船靠岸的時候，偶然看見幾位來迎接的兄弟姊妹，站在岸上，彼此招呼後，才認識過來；狄臣牧師，師母（Rev. and Mrs. H. A. Dixon），是美國宣道會派來東婆羅洲作工的人員，練光臨先生，是祖國國外佈道團請來內地的宣教師，還有程永祥、張金鑰、譚約翰等先生，是本地基督徒。我向他們說些致謝的話，然後大家散開，是晚與練先生下榻程先生府上。

這天，因為是主日，下午在華人福音堂聚會，講題是：「重生」。練先生代譯成三種方言。受感動的人，深深認識接受基督。以後又由狄臣牧師的介紹，到當地法庭赴荷蘭人的禮拜會，唱詩領禱完，狄牧要我說幾句話，我便到講席上用英語作見證，一位救

世軍的女士替我譯荷語，狄臣牧師繼續報告內地工作，來會者二十多人，父神也照樣賜福。

高砥國的京城

到三馬林達之後，小住四天，因教會小輪船（Courier）機件要修理，未能進行入高地，而晚上有兩次機會在福音堂佈道，結果不錯，十一月二十六日晨我們的小船已能離三馬林達，沿馬赫甘（Mahakam）河上駛，下午兩時左右，來到一個地方說是高砥（Koetai）國的京城丁加弄（Tenggerong）那時我才知道東婆羅洲的一部分土地，已是一個高砥王國，我們走上岸看看，想拜訪國王，但沒有機會。國王是馬來人，適逢回教的禁食月，他也要禁食，拒絕見客，同時因為政治關係，避免嫌疑，所以這度機會之門完全關閉了。

此地土人性質呆笨，好安逸，小學生念書好多年，總是不會畢業的。其他對於工作進取，事業發展，當然沒有什麼出色。幸年來藉荷蘭國的蔭庇，地方整頓頗有可觀。郵局，和回教寺已巍然屹立，新王宮又在建立中。

我們預定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高砥京城，再往前進，不幸小船的機件又壞，空留此一天，二十八日正午才能啓程，但我們知道是神的旨意，多留一天，神為我們找來一個傭人，幫助煮飯洗衣，解決了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早想找得這樣的傭人，而無人應僱。此

處的人，是多麼強硬，付代價的工作，也不願承受。可是在二十七晚上，得到一個前時狄臣牧師的青年男僕，這人來了，雖然很好，但是我們須宣佈一切物件用品都要戒嚴，因從狄臣牧師的經歷，知道這位青年是一位不問自取的大漢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走水程十二小時，到加門河口（Moeara Kaman）過夜。十一月二十九日晨登岸，入華僑商店買些應用物回來，船仍靠馬甘赫河傍前駛。兩小時後，另到一條支流的河口（Keaeng Kepala），隨這條小河航行，太陽西墜，到黃昏時刻，船停樹底下的水邊過夜。

十一月三十日再動身，直到加拉（Kelayak）小村，同訪地方負責人，報告前來原因，與明天的行程。事完，仍回船中，晚上找着幾個華童談話，他們都懂國語，並願接受耶穌基督。臨別前，送他們每人一本福音書，又領他們學了一些禱告。

第一次看見達雅人

十二月一日，下午到浪那（Long Nah）村落，到達我們目的地，各人有一種歡喜的現象！我計算從孟加錫到此地，共費了十三天時間，船近村落時，我的心十分愉快。第一次看見達雅（Dyak）人，與他們的長屋，後來清楚地見一位老人，站立在河邊。一羣赤裸裸的小孩，在長屋遙望。那時一切景物在我眼中十分新奇！船靠岸後，我隨着狄臣牧師，師母，並練光臨先生走到長屋內拜見村王，村王是一位五十來歲的長者，頭戴

竹笠帽，大概表示他的地位與資格的特徵。耳上吊着兩個大銀環的固有風俗裝飾。我們把來意說明之後，蒙他盛意招待領導參觀他們的長屋。這些房子，果然是長而且大。全村的人同居裏面。屋基也穩當，用十幾根大柱子支持，離地丈餘。上落用獨木梯。屋內光景沒有像我們料想那樣不整潔，樓板是用藤條鋪置的，有門兩扇，窗兩個，屋的中部用樹皮分隔，前段是公共的走廊，後段分開房室，每一所，睡眠和煮飯菜同在裏面。殺過人的刀，和儲蓄的罐子，掛置在一角。在參觀的時候，來了一個中年婦人，後面跟着一羣男女孩子們，經村王的介紹，原來那位前來的是王后，其餘的是女婿、兒女，和孫子輩。個個都來會見我們，並且特別愛狄臣師母。村王說：「狄臣師母是第一位白種人光降我們鄉村，所以孩子們這樣特別注意」。

我們會談約二十分鐘，最後向村王請求晚上再來談談福音，他表示十分歡迎，我們充滿快樂地回到船中。

此地風俗習慣，凡有客人到來，地主要贈送些東西，表示敬意。我們回船中未久，村王的媳婦，拿一把香蕉，一盆白米餽贈過來。按着他們的規矩，必須玉數收下。當時我心中來了一個問題，怎樣答謝她們的美意？富有智慧經驗的狄臣師母，很快捷地回贈兩個空的汽水瓶。她們收了，如獲寶物，跳下河傍，把兩個空瓶洗了又洗，潔淨之後，臉上帶着歡笑的快樂，拿回長屋去。

晚飯後，我們幾個同工再上長屋，席地而坐，準備開會。練光臨弟兄任主席，領他

們唱一首：「我在十字架下求救恩」的短詩，並加以解釋。宣佈禱告時，他們隨着俯首，十分虔誠。後來由我用些簡單的話述說救恩道理，又向他們問些淺明的話。練弟兄替我譯馬來話，但除了村王之外那些婦女還不懂。我們和村王商談，請他再譯成他們的土話，他慨然允諾。這樣，我在婆羅洲佈道第一次有兩人替我傳譯，並且一位是村王，我覺得十分榮幸並讚美主！講完後，我問他們願意接受救恩嗎？村王和王后首先表示，那些男女也趕着說：「我願意接受！我願相信」！當時我們的心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喜樂！要散會了，又向村王請示明天早上再讓我們有一個敘會，他爽快回答：「可以！可以！」

意想不到的收穫

十二月二日，我們再集會，赴會人數共二十多個，此次由狄臣牧師解說：「信仰耶穌與水禮之關係」。叫他們明白此聖禮的意義。（按此地工作與國內迥異，若遇良好機會，便趁時作工，趁時收獲。下次是否再逢機會，難以預料）。所以狄臣牧師講罷，練弟兄手中拿着紙和筆，開口問道：「凡願意相信耶穌，又要領水禮的，報上名來」！當時的空氣非常緊張，證明昨夜的決心是出於至誠。感謝神！村王與王后先應聲：「我要！名字叫……」。王的女婿女兒輩也都搶着報名。他們以為這件事是急不容緩的，這種信仰是十分對的！當日願意領水禮的人，共二十六名。其中有一位老年的婦人，正病

在床中，所以先爲她施行洗禮。其餘二十五名在河畔受浸禮。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收穫！在舉行浸禮時，我們幾位同工的心，同樣不住讚美主！並求主保守他們直到見主的那日！我們知道他們的道心非常幼稚，思想簡陋，然而我相信神是直接救了他們。浸禮後，爲他們攝一個照片，留作紀念。

水路的風險

那天上午十時，我們動程走了七小時到浪維（Longwai）村，村王是個患大癩瘋的老人，不住在村子內。設法謁見他的兒子，這位少年也允許我們晚上到長屋內開一個敘會，會後的光景，與以前相差甚遠，雖有幾位男子願接受福音，惟不想水禮。王子不甚誠心，村人也存意退避。及回到船上休息，已近午夜了。我們希望能安睡一頓，以舒疲勞，入睡未久，忽聞一種呼救的聲音，同時風雨俱來，雷電交作，我們的船像飄動在河中，同灣泊在一處的華僑小船，也是如此遭殃，因爲河水急流，泊船的木筏斷了繩子，所以任水沖蕩，隨波逐流。我們所用的船，機件素不健全，在危急的時候，機器又不能立時啓動。當時我們不只顧慮有覆舟之虞，並且各人的性命也難保！華僑船上僱用的達雅人頻頻呼救不絕，叫我更寒慄！在危急中，我們都同心默禱求神眷祐，神果然垂顧，在二十分鐘之內，那位達雅人鼓起勇氣，跳入河中，游泳到斷繩子的木筏上，拿着繩子，待湧流到近岸樹林處，急忙把繩子繫穩，然後那個木筏和兩艘船纔不動蕩，因此

我們得救了！

十二月三日那天，我們棄了木筏繼又起錨，而第二幕危險又開始表演！錨深入河泥中，或許扣穩了樹根，用盡諸般方法，依然無效，那個錨老是不上水面，船身搖動不已，假如偶然船纜中斷，受着巨力的擊動，那些急流的河水也很容易湧進船中。實在無法了！似乎要做到棄錨的地步，狄臣師母和我不住的切切默禱，真是奇妙啊！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那個錨忽然被拉上船來，叫我們不住的讚美神。我們也得着平安的順水流到浪打塞（Long Tesak）村，村王不在家，只有王子與我們敘談片刻。晚上也在這村中的長屋開會，那晚來聽道的共二十幾個，五位青年男子決意信主。次早我們也替他們在河中行浸禮，達雅族中的亡羊，又得了五個歸欄。在此，我們的行程暫告一段落。

那天下午我們順水行舟，奔騰而下，忽然機器停頓，船又飄流河中，左右沖撞，意外險事似乎再要光顧！急急把錨拋入水中，可是錨不穩，各人的心都很驚嚇！感謝常賜恩惠的主，當船擺動無定的時候，機器恢復轉動，即能照常行駛，我們的心頓如脫了千斤重擔。經過兩天前施浸禮的那村子，王子向我們招呼，並想得一部聖經，是他信禮後的表示。我們把一本馬來文的聖經贈他，船再行駛，到一座馬來人的村莊過夜。

十二月四日整天，過行船的生活，機器軋軋的聲音，兩岸移動的景物，河中送流的水波，騷動全日的寂靜！到西頓坦（Sidandan）地方留宿。

十二月五日復行駛出河口，重見馬赫甘大河，船中燃料將用罄，巫域士（Mowis）

小埠停船，上岸走走。

停留摩包

十二月六日沿着馬赫甘幹河再逆駛，趕到巫亞拉門低（Moeara Maetai），供給機器的燃機油剛剛告盡，幸此地可以買得。當天下午達到摩包（Moeara Pahoe），這是馬赫甘大河流的中站小埠，地位頗重要，處在兩江的匯流口岸，此地有華僑商店六七所，商業權全操在華人手中，人口也佔半數。我們到此處，得蒙華僑的熱誠招待，晚飯後，到他們的店中談道，印象很好！

十二月七日晨狄臣牧師，師母從此與我們分別，他們乘着小輪船回馬勒去，只留下我們。幸山內作工弟兄張世英先生早來到此間，加入我們的旅途，可解寂寞。

今天整天留摩包，或休息，或談道，各從其便，好自爲之。

十二月八日，我們得了一個意外的收穫，想不到今晨有十二位僑胞受浸禮。當羣衆前，立在回教寺前的河邊，接受這個聖禮。他們不懼友伴的取笑，作了一件本地破天荒的事情。我除了快樂的心情之外，來了一個感想。華僑在海岸大市，比不上島內華僑得虔心。他們住慣大商埠的，以金錢爲他們的神，奉勸他們信仰基督，便推却說：「且慢！且慢！」而內地小埠的華僑，既專心他們的營業，極願領受一種崇高的宗教。這種感化力做成，要歸到林證耶練光臨兩位同工歷年的工作，這次完全是收穫而已。

早飯之後，我們準備踏上第二段征途。這次我參觀的範圍，全是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教區，把一切行裝，食糧整備，賃得一隻木船，雇有兩個小工幫助划槳，人物載妥，開始向吉頓泡(*Kedeng Pahoe*)河逆水而行。這個旅途，另換一種風光，船是慢慢的航行，木槳擊蕩河水嘩喇的響着，小工把他的臂力出賣，沉重的木船，僅能寸寸前進。一天的時光很長，所走的路程却很短。晴明的天空漸漸變爲灰暗，黑夜的時分臨到了，舟停在河岸小屋之下，要登岸一行，我不會走獨木橋，腳溜滑，撲通一響，我已落在水中！亂忙中，手握着一根藤，有人把我拉上，練君對我說：「假如不是父神眷祐，性命危險！」河水如此急流，斷樹橫枝，沒在水中，若無藤條牽着，就不敢想像了！」

在船中過夜，整理被褥，並找蚊香燃燒，藉以驅蚊，但遍找不着，俄而發現在被褥底下，香火星紅，香烟繚繞，幸早發覺，不然到了夜半，我們這個小而又笨重的木船，要告火警了！

第一次的划船經歷

十二月九日轉入治柳(*Djelau*)小河，僅走半天水程，到都古仁(*Toekcejan*)的達雅村落，那個木船，僅賃至此，我們登岸後，把他放還摩包。這裏也是一所長屋，不過登樓一望，叫人大失所望！這屋污穢不堪，臭氣逼人；裏面又臥着兩個老少不同的病人。我退避一下，問練君：「今晚我們在屋邊草場露宿可以嗎？」練君搖頭說：「不

能！如果這樣，風雨來了怎辦」？後來在長屋內勉強過一夜，倒平安無事。

這條村莊因有人患病，對於我們佈道工作，表示不敢歡迎。後來練君對我說：「這條河以上幾個村落，是我幾年來尚未到過的新地方，第一次作工的地方每每遭拒絕；……」，因此我才明白這個真正的理由。

十二月十日，另雇較小的木船，向河的上游進發。因水流湍急，不易前進，苦悶得很。爲要加增航行的速度起見，我們三個同工加入划槳，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划船經歷，筋骨大大舒展，一舉兩得的好運動，全天這樣幹去。中途越過打那米地（Tanameja）村，傍晚再到迦列新士央（Kalik Sansjang）村落，我先跑上長屋瞧瞧，哦！很不錯，是我們想不到的一座新樓房，精神爲之一振，今晚在此留宿。

十二月十一日找船往前去，但是沒有船應雇，後來承村長好意，多留一夜，我們倒不妨接受他的請求，況且晚上允許我們佈道。

當晚的機會尚好，初次向這樣村落的達雅人播出福音種子，盼望以後能得着豐盛的收穫。

走森林之路

十二月十二日找得一條木船，村長和八個達雅人，送我們往前走到一個小村，因木船太沉重，除了八個划船的人之外，其餘都要登岸走陸路。那位村長作我們開路的先

鋒。走這些森林之路，也是我生平第一遭，路是多麼陰翳潮濕！有時遇見長出途中的橫枝叢葉，好像告訴禁止通行的模樣！但在前行的村長，努力地盡他開路的義務工作，一直打通過去，路是通行了，然而那些小動物也來作祟，黃蜂一般大的蟻子，爬上身來，要認識一下從中國來的新客，那些山螞蟻，也想果果枵腹，準備作攔路吮血的勾當；頭是頻頻的點首，這種歡迎的態度，令人生畏。有一次牠要光顧了，幸而被我發覺尙早。

途中遇着小山坡，單靠腳登陡，是要倒退的，所以手也要帮忙。每逢走到平坦的路上，似乎心境稍安寧，有時過獨木橋，是最緊張的一段，這件事我受了教訓，橋僅是一根圓長的木胴，上面生滿青綠的苔衣，走過的時候，像覆冰一樣小心，纔無險事發生。

這個長途僅兩小時，我已領畧一些苦味，走路時的身體，臭汗淋漓，衣服盡濕，脚

又是這樣沉重，有時舉步遲笨，碰着樹根，得嘗了疼痛的滋味，爬山呢，心房加增了跳

動的速度，在不見天日的濃林底下，我認識了自己卑弱的身體！

踏上巫奴（Moenoer）村舍，村又是一所新而長的房子，但人數不多，老少僅四個，房子內有一種銅塊的樂器，我請一位少女打奏，聲音美妙悅耳，副村長見我們來，喜歡得很，跑到吊鐘樓的地方，敲得貢！貢！響，說是招村人回來彼此相見，我快樂極了，也跑去敲幾下，貢貢！貢貢！貢貢！練君厲聲叫：「喂，不要敲！不要敲！你敲的是喪鐘！」他向我解說一番，我才纔明白亂敲的錯誤。

晚上，我們做個人談道的工夫。

暴風雨之夜

十二月十三日趁船經過馬來人的鄉村，來到達雅人的邊打士(Bintas)村莊，樓房是空洞的，村人往田間耕種去，我們只得到附近的小屋內投宿，碰巧遇見一位達雅信徒，從別村到此地，這晚，他伴我們三人在小屋中過夜，正在酣睡的當兒，風雨俱來，經年不修理的小屋，怎能抵禦暴風雨的襲擊！雨水從屋頂下來，我們像睡在瓜棚底下，沒奈何！雨後一羣小鼠又接踵進攻我們的行裝，幸沒有被攻入。

十二月十四日我們越過白生(Paseng)村，練君自己走陸路到拔東(Betong)村，張世英君伴我走水道，全天這樣划船，太陽浴十分充足，到達村中，練君已先在，並禁止我們上長屋去，據說村人患病，已祭鬼靈，照例禁止外來人登樓房，幸此地有華僑接待，不然我們非野宿不行。

與達雅基督徒聚會

十二月十五日雇用一隻小船，和三個搖槳小工，因物多船重，不能載人，我們只得棄船步行，數小時後到基扼(khak)村，村內寂然不見人影，故此要繼續前去到另一個村莊，步行未久，即迷途，不敢再去，轉回基扼村小歇，練君入小村尋人，那時我們已有些餓意，張君竟能取得一把香蕉，暫止饑腸，練君回來，並領得一位信徒的達雅人前

來相見，我們快活極了！並且帶來一堆煮熟的玉蜀黍，餓餓問題有解決辦法。共啖之後，那位信徒領我們走路，約過一小時半，入一位信徒的田舍，屋內無男子，婦子們誤認我們是暴徒，驚惶躲避，後來她們認識練君，反過來大大歡喜，與我們握手，並忙着款待我們。

晚上我第一次與達雅基督徒共同禮拜，來會的人俱席地而坐，他們都能歌詩，雖然音調不大正確，但句句確是從心內發出的。我得機會和他們講些真道，勉勵他們堅心信主，他們虛心地接受了。

十二月十六日我們準備是天啓程，但田舍中人熱誠挽留，並說：『我們已招請他村的人來此會集，今晚必再開會哩』！因此我們決意多住一天。原來他們的道心很淺薄，據云我們這次到來，把他們的基礎更打穩了！多留我們住一天，不是沒有原因。

同日這裏有六個人領浸禮，表示同走一條天路。神的家裏增添了他的兒女，我們滿心充盈着喜樂。

這裏田舍過去不遠就是頓呢（Tene）大村落，因時間關係，沒有留宿。

十二月十七日，我們早已預備要走今天的長途，帶來的食物太多，不便行走，所以把大部份的東西送給田舍中的信徒，減輕我們行裝的重量。幫助我們負行裝的人，半數是姊妹，而且有些是年青的，他們樂意送我們，不怕途中的艱辛，這種愛心，恐怕不遜於文明人。

將要踏上征途的時候，我們站立手牽手禱告，求神領導今天的脚步，平安度過這條長途，禱告畢，我們和留下的人握手。

水田的牛路

開始走的是牛路。這條路以牛比人走得為多，故名之。況且在這個雨季天氣，森林底下的路，滿了漿水，牛踏踏過有積水的地方，成了一塊長方形耕過的水田，我們把腳踏入泥濘的路中，大有沒脰的程度，那時不是走路了，簡直是拖腳罷。泥漿漸少，只有水和硬土，那麼是涉水了。水是多麼不清潔，作黝綠色的流質，腐草敗葉的化合物。我們由低窪的地方過去，後來道路漸呈高陡，我們又要作爬山的姿態，走路的身體要出力，真不是寧靜的時候啊！

四周都是巨林叢簇掩蔽天日的環境，我們的腳雖然溝塗泥漿，還是找尋適當的路來走。有時僥倖地不與水漿接觸，練君在後，伴着行裝。領我們走路的人，一樣未知路徑，在那裏遇水即涉，逢路便行，那麼他們的遭遇，比我們更不好。

大約是正午的時分了，我們的行程也達到森林中途的一段，腳踏的路漸消失顯明的界綫，再深入，全是荒草、枯葉、橫枝、樹根，腳兒前進感受攔阻，所以步步當心。

我存着感激和慚怍的心理，同時又起了敬佩和羨慕的思想。在我們後部進着送程的一羣人，背上馱負笨重的行裝，臉上呈現歡樂的笑容，沒有歎息艱苦，沒有咒詛怨聲，

仍然泰然自若地，任苦負重，努力勇敢地，且行且歌，這是他們得救以後快樂中的一件事。

牽手過獨木橋

我們畧感疲乏，休息片時，進食椰子芒果以解饑渴。重行的時候，日影已西斜，而森林大樹也漸稀疏，這就是離人不遠的預兆。未久果然發現田舍一所，主人是基督徒，同行的人預備白米飯款待我們，並用白糖和食，我們沒有菜，故此用白糖拌飯而食，反而覺得香而且甜，別有一種風味。飯後再行，已是六時以後的光景，不到十五分鐘，黑暗來臨全無星火，在林中摸索步行，煞是苦悶。我們想出一個安全辦法，就是人人牽手，聯袂緩行，與瞎子拉瞎子走街的方法不兩樣。第一個領路的人頻頻叫着：『人齊全了嗎？』『過獨木橋呵！』『哦！橫木！橫木！』『樹頭呀！樹頭！』聽了這種報告，我們都儆醒着！當心着！

將近大村莊了，領路者換了聲調：『我們的先生來了！先生來了』，隱約聽聞村內的答聲：『歡迎哩！歡迎！』模糊地看見一羣人，手拿住大刀，情形有點不對，似乎預備抗敵的模樣。原來他們想錯了，以為我們是托詞來取人頭的暴徒，幸我不懂得馬來話，事前不知道這樣惡耗，不然，我的心要如何地亂跳啊！

蘇華宮全村歸主

等到他們看清楚我們，把刀丟下，很快樂，很恭敬的，人人和我們拉手。這村莊名蘇華宮（Sooa Kung）我們的腳踏入村內，給喜樂的空氣完全包圍，練君說：『達雅人信主，此為第一村，有歷史，有根基……』誠然！此地長屋五六座，全村歸主，愛主熱烈，大有信心工作。兩年前曾選送兩個青年人到孟加錫聖經學校學道，現在已回來服務。近來村中新立幾位長老，主持屬靈事工，此村信道後，已有顯然的進步，感謝神恩，在半開化的民族中大賜福氣！

在我們卸下行裝的時候，來了一陣兒童的歌聲。不久又夾上一些成年人的歌唱，音調正確，他們愛唱，多唱，所以成績如此。我們聽歌聲末了，村人來請用飯。飯後，準備開會。當天走了八九小時的長途，我們很感覺疲乏了，本來要休息的，但因為村人已蜂擁齊集，他們渴慕敘會的誠懇，把我們疲乏都忘却了，當夜我們做了一個晚禮拜。

十二月十八日，我們舉行第二次敘會，練君再給我機會領講，題目：『四等心田』。（馬十三章一至九節）練君譯成當地的達雅話，他們聽完，人人都願做第四種結果子的信徒。此次敘會人數，比昨晚更多，在百名以上，男女各佔半數。

村人要為表示歡迎我們起見，願在晚上用各種樂器表演一切舞蹈。用意是證明他們以前未認識主時，事奉鬼靈的勞苦、瑣煩、黑暗、迷信，比較現在崇拜真神之輕省、容

易、光明、真切。我們願意看看他們舊日習俗，樂從他們的美意。

王族的婚禮

正談話時，有人來報告，今天下午一對青年男女要舉行結婚，特請練君主禮，真是喜事重重，一個料想不到的快樂日子，給我多一點寫實的資料，時間到了，我們參觀他們的婚禮。據說新郎是別村的一位王子，已信仰基督，新婦是本村大王的孫女，一位年輕信道的俏麗女子。他們的婚姻實行封建時代的階級制度，以一位王子娶一位王孫女，在他們眼中視為合理的婚事。這次我們匆匆來到，他們也趁著時機，忙忙結婚，故此王子趕來就婚。

爬上他們的長屋，看見在走廊的中部佈掛了許多鮮明奪目的彩布和刺繡品，中間蓋成一個布帳，內部便是結婚禮堂，堂中地板放置一個大銅鑼，對方擺著一把椅子，許多人坐滿了走廊，證婚人練君立在椅子前部，左右是男女家家長，盤坐在地板上，新郎新婦從人羣中出現，衣服稍異乎常人，雙雙坐在大銅鑼上，證婚人也坐下椅子，面面相對，當時衆人都靜寂，目光集中在新婚者與證婚人的身上，好像要等候一件事來臨的樣子。

證婚人開口說感謝神的話，領衆人唱一首結婚詩，以後，向新郎新婦問話：「（一）你兩人是否彼此願意結婚？（二）結婚後是否不離婚？（三）是否相愛相顧到底？明瞭

達雅人風俗慣的練君，繼續向這對新婚夫婦說一番訓勉的話，到交換銀戒指時，煞是有趣！新郎很順利地把銀白的指環，戴上新婦的手指中，但新婦給新郎戴時，經幾次都戴不上，因為手指大一點，最後把指環放大，才安然的戴上了，以後是禱告，禮成，握手散別。

晚上來了一個舞蹈會，又是一件初見的異事，達雅人以舞蹈為習常事，男女老少都能舞，舞蹈的類別約三種：曰交際，曰藝術舞，曰鬼巫舞，今晚因為特地表演，全數舉行，惟不用一切迷信物品，最初看見的是幾個人共舞，頭一位村長，跳得最起勁，鼓舞奏著，舞具響著，俄而一位華僑醫生，被邀共舞，（這位中華僑胞，是福建人，生於爪哇，曾習醫學，現奉荷政府遣來東婆羅洲，在馬赫甘河內巡醫達雅人，也是我們同工的好友，這次適逢巡醫到此村內，因而參加這晚的舞蹈會）。不久，有些舞蹈的人，把舞具放在練君和我的面前，我莫明其妙，練君說：『請你拾起來參加吧！規矩是如此，謂之敬客』。我有些難為情，不過有練君伴舞，跳出去敷衍幾下，回座位未久，又把舞具給我一人，要我獨舞。練君在我耳邊說：『他們目中以賓客參加舞蹈，為無上的尊榮』！我聽了，再在人羣中跳了幾脚，他們全都歡笑哩！練君告我：『跳得像祖國的農夫在田間踏水車一樣好看』！在談笑時，又跳出一羣少女，其中一位是剛才結婚的新婦，他們那種輕柔的體態，活潑的手足，比男子來得溫文爾雅，跳完，一羣男子大顯身手，第一位出現的，就是新郎，全隊大舞大跳，好勝的心理，逼他們起勁！賣力！

各式舞蹈全部演過，我們很感激他們，唱一首詩歌表示致謝，唱罷，他們再要求多唱兩首，他們愛詩歌，可見一斑，時近午夜，興盡而散。

第二個歸主的大村莊

十二月十九日，離蘇華宮，二十多個男女送行，走水道僅兩小時多，達到達雅人的一个王地，名浪布底（Long Poetic）面積廣闊，長屋十多座，王宮立其中，有學校一所，全地人口近五百，所經各村莊，以此地為最有體面，建築工程頗有可觀，用天橋通達各住戶，青年男女，漸受學校教育，每天聽聞朗朗讀書之聲，王族威權頗大，直轄蘇華宮並其中各小村落。五六年前西牧師迦連士（Kev. D. Clench）與練君曾第一次到此村佈道，未逢機會，轉到蘇華宮也遭同樣拒絕，此後練君個人再來，適逢這位老王不在，又到蘇華宮，有第一批人領水禮，浪布底人聞報，急急爭進窄門，成了第二個歸主的大村莊。

老王是一位未領水禮的基督徒，與練君友善，或問他何以不先領水禮，他回答得很有理，他這樣說：『我是一村之長，若我先領水禮，村人懾我威權，因我而盲從受禮，這個目的，恐有錯誤，所以我願村人自動的信仰，和自動的領洗，我心已決定相信耶穌，水禮待我至末一個』。後來村人幾全數歸主，那位老王一病不起，當時傳道人也不在，老王至終未領水禮，成了一件遺憾！這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們在王宮內住宿，一羣男女小孩，前來稱呼練君與我爲『咯咯』！（公公的意思），有一位已六七十歲的人，也來叫我一句『咯咯』！我不禁驚奇，我那裏會有這樣大年紀的孫子呵！原因是因爲從前那位老王曾對村人說：『這位（指練君）是我的弟兄（意思是主內兄弟）』。全村的人待老王死後，就很天真的稱練君爲祖宗或是公公，他們見我是練君的朋友，故此這樣地稱我爲公公，有時稱練君爲老祖宗，稱我爲新祖宗，這是我生平感覺到一件新奇的事！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仍留此地，前後開了兩次聚會，均在王宮舉行，第一次是講道性質的集會，聽者留神，受感動時，面貌因心境起了變化。第二次是見證會，許多人人都能開口，總結他們的大意，是：（一）禱告得應允，（二）生活大改變，（三）天天明白真道，（四）敢在人前證道。

十二月二十一日早上，我們有個禱告會，過半數的人能作禱告，並且語氣誠懇，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們衆人站立起來，手手相握，做一個離別的禱告，在禱告中間，被主愛激動，心裏十分難捨，大家都流淚，至終要分別了，握手的時候，各人的眼眶還印着紅圈。

值得紀念的食物

我們從那地放舟下流，送行的人有二十多位，划槳兩小時多，到一個小村，名迦零

(Kaling) 屬浪布底所轄，村中主人見我們到，喜不自勝，並強留住一夜，不許放行，村人全是信徒，意誠心切，我們感覺這個美意難却，今夜就在此留宿。

他們預備一個盛筵招待我們，屠豬一頭，殺鷄兩隻，用他們烹飪的方法，煮出有色有味的美餐。當進食時，我想這是婆羅洲旅途末後一個達雅人的佳餚，值得紀念的食物。飯後我們共同做禮拜，會散，我以為可以安睡一宵，不料到半夜，有人喚醒，再喫一餐油炸甜品，這是他們宴客的常例，大餐之後，復有小餐之油炸香品，從甜睡中醒來的我們，搓著惺忪的眼，照他們的規例應付一回。

佈道區的總站

十二月二十二日順著拉哇(Lawa) 小河的流水，緩緩下駛，直至晚上十時之後，達到拉哇河口。此地是一個小埠，人口不出百數，華僑竟佔其半，房屋僅十餘座，背樹臨河，小商店六所，華人佔五所，營業主要顧客，厥為達雅人，以土產易洋貨，是內地貿易老用的辦法。四年前中華國外佈道團，以該處為佈道區的總站，當晚與留居的工作員陳永信君，並幾位信徒會見，言談甚歡，並收讀信件，抵步的人都來齊了，除我們三個同工外，另有送行的達雅信徒九男二女，把一個窄小的住所擠滿人，熱鬧異常。我們得隔壁店的華僑兄弟魏明今招待膳食，事事暢懷，到了拉哇河口，換了一個舒適的環境。

十二月二十三日，畧事休息，並補寫一些日記，轉託人通知最近的達雅村落，約定在晚上，我們到來，開一個佈道會。

晚飯後，我們穿過屋後的樹木，走四十五分鐘的短路，來到尖不大士(Tjampatas)的達雅村。村人原是半數信道的，但近年間因受馬來人的迷惑，復跑回舊路，僅留一二個人，是掛名的半條生路的信徒。上到他們的長屋，只有四個本村人，其餘有七人從上河剛到，留宿村內；也是基督徒，再加上送我們行程的十一人，總共二十多個。我們原想是佈道，不過情形改變，只得說一番勉勵的話，散會，回河口，該村給我印象，是：『冰冷』二字。說也希奇，在國內常常看到這種普遍現狀，鄰近教會的居民，多是基督徒，或許是敵擋教會的一羣，尖不大士村，最接近拉哇河口，與佈道團的工作人員時刻相見，但他們却成爲叛教者，未免太可惜！

十二月二十四日整天休憩，繼續寫日記，在飯後茶餘，與僑胞談談，收獲許多關於達雅人的風俗奇聞，加上我一點經歷，也值得一記。

樂待達人的民族

文明人稱達雅人作「生番」，示其爲半開化之民族，但他們的好處文明人見之，也會汗顏無地。就如招接賓客，至爲恭敬，不論老少，以賓客的地位到任何他們的家庭，只要靜坐在家中，不久那位家中的長者，會出來見客，手拿著常嗜的檳榔盒，或烟草

盒，肅靜而蹲坐在賓客的對方，慢慢把檳榔盒奉給，或燃著一枝烟呈上，賓客喫了一嘴檳榔，或吸了兩口烟，家主還是寂靜地等著來客先發言，這樣一問一答地坐談下去。家中的婦人，在厨中煮飯，煮好，擺在賓客面前，家長也陪伴用一頓飯。如果不能多用，也須拾起一兩粒白飯送進口內，表示彼此相敬，若客人因事久留，這個家庭也照所有的供奉膳餐，直到離別那日，不取分文。離別的客，要向家主報告一聲，或許家主要再贈送一些錢行物。客人當誠意的收下，『樂待遠人』的聖經教訓，他們已經實行了。

他們的性質，坦白馴良，路不拾遺，更不敢起盜心，在他們中間居住，是一個太平世界，無憂樂土。但他們有時稚氣如小孩，若果想得人家一件東西，便在物主的身傍久看一回，進一步，撫弄一回，然後開口問：『請你將這東西給我，好麼？』？他得了所求的，固然快樂，若是遭拒絕，也無難過，只認為無福消受而已。

我們與達雅人共處，如居在原始時代的人羣中，因天氣關係，男女衣服極簡單，男的用一塊布掩住下體，女的也是只用一塊圍裙。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河邊去洗一個澡，把身軀投入水中搖幾搖，將布塊圍掩，便跑回家去，身上雖是濕水淋漓，也漠不關心，將早飯喫下，轉去田間過他們的勞動生活，直到太陽西下，忙忙的回來，又洗一個澡，啖下晚飯，有時與人縱談一回，否則席地而睡。

他們平日的食物，多用辣椒和鹽佐膳，有時幸運，尋得野味，便大喫一餐。雖然肉味腐臭，倒滿不在乎，如常享用家中牲口，非大日子，或接待賓客，不易宰殺。膳

時無羹匙，筷箸，用手指搏飯菜向口內拋，遇湯水稀飯，用樹葉澆送，在我們看來煞是奇觀！

對於知識方面很爲幼稚，不懂衛生，食物不講究，洗澡洗衣不用肥皂，所以身體污穢衣衫襤褛，若是疾病侵襲，無法應付，只得其病自痊。苟有不幸，患了奇難雜症，或纏綿的皮膚病，惟有等候死期，與忍痛終身而已。幸年來他們的生活習慣漸見改善，尤以基督徒爲進步。

他們的宗教就是極端迷信鬼靈，每晚入夜，即將門窗掩閉，避免鬼祟入家。如有人患病，則謂鬼靈依附，要延巫師大跳鬼舞，破費金錢，耽擱時日，亦所不惜，總要請得鬼靈離去人身。患病的人，晚上被囂昂的鼓樂驚擾，狂蕩的舞蹈刺激，十之七八病患不除，反見沉重，也隨鬼靈溜到地獄去！可憐愚昧無知，葬送許多靈魂。

家中偶遇喪事，也不大重要！引爲一種司空見慣。居喪的家，沒有號咷大哭，或悲傷過度，反邀請一班親友大喫幾頓喪飯，那時宰牛、殺豬、或殺羊、割鷄，作豐富的食品，歡宴來客。說是喫死者留下的名分，應該不過，至於安置死者的辦法名爲停棺。棺停家中，有數天，數十天，或數月，然後安葬土中。有些因爲骨肉情切，長久留在家內，這種棺與槨，特別造得堅固美麗。他們與死共處，沒有畏避。日子過得久了，從墳墓，或停棺中取出駭骨，載入簾織器中，慎重地愛護地，置放在家神（鬼靈木偶）的木架頂面。每年到死者的紀念日，提出來以牲口之血致祭，叫做上人頭，這些日子，親友

大會集，喫喝幾天。若在三十多年前舉行這個盛日，預早派人到遠方異族中，殺取生人的頭顱，拿回供祭，叫先人之靈得安慰，而福庇兒孫。因這種暴舉，惹起鄉族之間彼此報復，殘害，因此自荷蘭統治之後，嚴禁此風，至今已無復再見，間有傳說取人頭者，僅一種恐嚇而已。

其他還有幾個大日子，每年種禾與收割，都有一個典禮，和邦交式的送禮還禮，也會大熱鬧幾天，或整月。當這日子，他們穿美服，或飲或食，且歌且舞，日以繼夜，盡情快活。

關於達雅人的風俗，見聞，僅記於此。

第一次在海外的聖誕節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給我一個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海外守節的機會。早餐之後，在住所的四方形客室中，擺滿了椅子，作臨時的禮拜堂。一羣僑胞，一羣達雅人，把座位坐滿。一羣非參加禮拜的馬來人站在門外，眼眨眨的觀望。主席練君宣佈開會，會衆唱詩方罷，又特請達雅人全體自唱一首，僑胞也隨着歌一曲，這種聖誕節的謳歌，與國內的歌詠隊，恐怕沒有兩樣。主席要我講道，畧述一篇關於『道成肉身的信息』，信徒郭清海君譯馬來語，主席譯達雅語。在聚會中，我們深深知道神在我們中間，會後有八位僑胞領水禮。其中一位是姊妹，在森林國內，中華女界領袖，這位姊妹是第一人，很

值得紀念的一回事！願榮耀歸與真神！

晚上再舉行一個晚禮拜，人數一樣擁擠，敘會的上半時間，讓人作見證。幾位僑胞述信道的經歷，兩位達雅信徒也侃侃發言，把門外的馬來人都氣走了！我們的心却不住的頌讚神。下半個時間我們研究『奉獻的要道』。當晚有兩位華人和兩位達雅人決心奉獻，讓神使用，這個集會的結果，給我們一個安慰。

十二月二十六日，預備離拉哇河口，但船未開行，只得多留一天，做些文字工作。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雨滂沱，下午稍晴，蒙諸位兄弟料理行裝，下船大約是傍晚了，與各人握手，踏入船中，即行啟碇。給我幾天好印象的拉哇河口，漸消失於眼簾中，船上幸有練陳兩君爲伴，不致寂寞。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船中做些譯文工作，因船身震動，被迫中止。下午到摩包，我們登岸一行，得兩位華僑願意立時領水禮，站在身傍的友伴，與馬來人雖然取笑，但他們具着毅然堅決的心完全勝利！

十二月十九日，船中無事，只得盡量看書，或談話。船頭向着馬赫甘河的下游移動，預料明晨回到三馬林達。

十二月三十日早晨，我們重下榻程永祥君家，趁這個舒適的時候，趕譯一本蘇俄故事，書名是『爲基督受苦的威廉』。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今年最末了的一天，我跑到市上買些婆羅洲的紀念物。恐怕明

天店鋪休業。程君的夫人，也很忙地煮一餐壓年飯，供我們享用。晚上有一個敘會，在華僑福音堂，講道後，有人立志做一個爲主作證的信徒，讚美神！在每一個聚會中，都賜以恩惠。

元月一日，今日是元旦，料想市上呈現一種新年景象，因爲忙於譯述文字的工作，無時間到外面一看光景，以整天的時候，果然譯成那本故事。

元月二日中午，我們趁船離開三馬林達，送行的人有陳永信程永祥張銀鎗等弟兄，並數位姊妹。與我同行的是練光臨弟兄，還有狄臣牧師，師母，和一位老牧師 Dr. For-
rest 同船，當天我們好像說：『婆羅洲呵！再會吧！』

(八) 答 咨

我們離開婆羅洲，一同來到孟加錫，在那裏稍爲逗留幾日，適逢荷蘭公主出閣，故此孟埠街上熱鬧非凡，各地僑民也熱烈地分別慶祝。待至新年元月九日，練光臨君同我乘船往峇厘島 (Bali) 一行，十日抵埠，首先會見在該島開辦照相館之陸乾生先生全家。陸君乃廣東番禺縣人，僑居此地多年。民國二年翟輔民牧師初次來此，即會同陸君談道，此後又得兩次勉以福音救道，因此全家得以歸主。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由西牧培爾 (J. W. Brill) 牧師給以全家三人施浸。我們來此島除了參觀之外，同時盼望一

見本島的信徒們，幸得在將離島之前日，在一島人自建的禮拜堂共同有一次敬拜神的機會，心靈間確實得了一種無限的安慰。

按該島關乎福音傳入的始末，同工會道行牧師有詳細的記述，今轉錄於左：

峇厘與婆羅門教

此島乃南洋荷蘭屬之殖民地，位居爪哇島之東鄰。人民總計有百餘萬之衆，均奉印度婆羅門古教。在一千年前此島本屬野人之地，人民稀少。迨後因婆羅門教侵入，於是人數逐漸繁多，原有野民則漸漸絕跡矣。至今此地遂成爲婆羅門教所有。此教原處於爪哇島者，曾盛行於爪島多年，現彼處仍留有其宗教建設之遺蹟極多。據此教在一千年以前曾受回教勢力侵入之逼迫，以無力抵抗之故，遂自行移入鄰島峇厘佔有之，作爲自己根據地。

此島雖然現爲荷蘭之屬土，但荷蘭只求取得其一切之權利與最高之統治而已。至于其舊日宗教式之自治政府，則依照殖民地之故策使其保留。尤其是婆羅門教在本島之勢力，更蒙荷蘭殖民地政府之保護，不准別宗教傳入此地，妨礙婆羅門教之條件成立在案焉，此類保障之條件，爲今日傳福音之大困難也。

婆羅門教之階級制度極嚴，有所謂祭司族，（如猶太人之利未族）貴族，王族，平民，奴隸等族之分。階級之下，言語有別，禮儀有別，婚姻有別，執業亦有別，各級當

嚴守各級之界限，不得踰越。例如：貴族之女子，不得下嫁平民；平民不得用上級言語與貴族攀談；爲貴族者，又不得執業於肩昇之事。此等階級之制度，亦爲此島人民接受福音之障礙也。

峇厘之黑暗

(一) 火葬與拜神，此島面積不過等于我國一二縣地方之廣，但廟宇神樓之類竟達七八萬座之多。人民不過百餘萬而已，但祭司，先知，廟祝，巫術，卜巫之流，爲數不下二十餘萬。由此可見本島婆羅門教之勢力鼎盛。此島人民迷信之生活比任何地方要特別濃厚，故其生活費，大半靡耗於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幾乎每日均有菩薩出會之拜會之拜神巡禮事工。在此事上，彼輩金錢之耗費已不少矣。尤其是彼等教民之死後，執行其迷信火葬一端，爲耗費最大者。一次之火葬所費，富者萬金以上不等，窮者亦須二三百元始了其事。彼等一生劬勞所蓄之金錢，全爲此用。如無積蓄者，則家有田房，亦必變賣而行之，因彼等以爲有錢請祭司爲死者火葬，始能救死者之靈魂升天享樂。人民奉邪神之態度，極其熱心，常見彼等不論白晝夜深，於拜神之際，男男女女混雜成羣，廬處廟中，共同歌舞，奏樂，演劇等等，爲拜神之助慶。每見彼輩拜神至懇摯之際，則舞劍自刺於神前，或投入海中等等，以示其愛神之心，一如巴力衆先知然。

(二) 裸體與淫亂，人民習俗，婦女慣不穿衣，均裸其上體，祇穿一裙而已。彼等

以爲裸不穿衣，乃示其爲良家婦女，否則妓婦之流云。考此風乃起於上古婦女拜神求諂之故，以其所拜之神中，有淫穢之神也。

此地男女之結合，無異禽獸。男女交際全無規矩廉恥之拘束，是以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十四歲以上之女子，均無童身之可言。所謂夫婦者，俱如娼妓與嫖客結合而已。其中雖有長久之結合者，但起初亦不是基於天賦夫婦之道而來。彼等夫婦之離合，極其自由。男子可以多娶妻妾，女子亦可以多嫁丈夫，更以多次轉嫁爲榮，並無拘束。男子尤可以作借人妻，偷人妻之事，女子反而行之，亦無不可。總而言之，此地乃一大淫宮也。

(三) 斗雞之風，此島盛行斗雞之風，此風乃人民唯一之大賭具，如我國之番攤然。雄雞甲乙兩頭，各在其右足之上，扎繫利刃一小柄，由主事者兩人，照例嗾而鬥之。在未鬥將鬥之際，衆賭客先察兩雞之孰勝孰敗，各考眼力，而後投錢博之。兩雞相鬥，敗者倒斃，勝者踐於其上，情形頗值一觀，但敗北之賭客臉上則不可覩矣。據其門雞之風，乃起於邀神息怒之故。傳說在古時神怒降疫於人，必須以雞血灑於其前而後止云，所以遂設斗雞之法，使敗者雞血得灑於神前，以挽其盛怒，使不降疫於民，無怪其民今之斗雞，多行於廟前者也。

主之教恩與答厘

(一) 主之恩旨：此島邪教與人民所作之罪孽，罄竹難書，無異地獄之所在，幸主

來世，乃爲拯救罪人。吾主已欲在此地拯救其應該得救之民矣。雖然此處婆羅門教之勢力極大，人民之罪孽極深，加之荷蘭政府設有禁絕福音傳入之嚴例，但主是無所不能者，主旨若要，使己之救恩行於其中，雖有極大之阻力，亦可行也。

(二)福音傳入 主曆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主遂開始於中華國外佈道團中，遣其工人作工於斯。主爲其工人開路，使之得入被禁之地傳揚其名，廣播福音於此經商之華僑中。歷半年之後，主則感化四人(華僑)歸主。於此四人當中，兩人是土婦所出之僑生，所以他之親戚朋友，俱屬本島之土人。彼等自覺蒙主之拯救，感恩殊深，是以亦欲其親友同得此福，於是福音真理，得由其介紹於土人之親友中，此爲土人聽道之始。

(三)土人歸主 維時不久，土人之慕道者日衆，傳播福音之機會更多。其時聖靈使福音運行于慕道者之心甚力，於是逐漸多人悔改歸主。一年之間，福音之鐘聲，已轟動全島，信主得救之人，已達二百餘衆之多，隨後兩年，亦有同樣之歸主人數加增。感謝主，現在總計答厘土人歸主得救者，不下四百餘人。

(四)信徒更新 在此夥信徒之中，頗多是舊日執業先知，祭司，廟祝，巫術之流，其中並有穿窬之輩，今竟蒙主之拯救，使其離暗就光，棄絕舊日之歧途，歸返基督之天路。主基督奇妙之救恩，施於彼輩者，實爲人所莫測焉。主於信徒舊日之煙酒嗜好，迷信惡癖等等，均蒙聖靈之助，洗刷淨盡，裸體淫穢之事，更蒙主逐漸更新，改過以前之不是。主之恩典拯救彼等出於罪孽之羅網，使我儕不能不揚聲讚美主之名焉。

峇厘信徒之受試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古有名言。此處之婆羅門教，因怒其教民轉歸福音之故，遂大起逼迫我主之選民，在先則以危詞恫嚇，繼之以譏笑毆打凌辱。見信徒仍未爲所動，乃大起殘暴之手段陷害之：其一，不許信徒之逝世者埋葬於本島任何地方，雖即有久已葬於屬己之地者，亦遭其掘而出之，務陷信徒於死無葬身之地。其二，惡者更藉其自治政府之勢力，不時無端傳審信徒而與之爲難，押之入監，並勒令其教之富者，收回舊日信徒與彼所稅耕之田畝，使信徒無田可耕。其三，即使信徒之自有田園，亦遭陷其於不能耕耘之苦，因彼之一切惡者，均起而聯合抵制信徒，不與之往來貿易，不許自有田園之信徒，引運溪渠之水爲灌溉田園之用，是以所下之秧苗，均遭乾旱而死，收成無望矣。其四，於信徒中，更有在深夜之間驟遭惡者劇烈之圍攻，屋宇被其倒毀，畜牧爲其劫去，園中果木遭其斬伐一空，兼之信徒被傷之情形頗慘。其五，惡者以信徒現不遵守其舊日拜神出會等例，遂藉其教權（宗教式之自治政府）將信徒處以極重之罰金。信徒如不能繳出罰金者，則以欠債不還論罪，實行將信徒家中所有之牛羊穀米，以極度之賤價拍賣之，作償其罰金。所以信徒肉身之生活，因受以上種種之窘逼，遂陷於極形恐慌之中矣。此時信徒有致於糧食缺乏者，已有七十多人。余在此傳道，目擊信徒所受難堪之窘逼，心中極感萬分痛苦焦急，余因此事雖然晝夜奔走，與那地的上下政府交涉理

論，但結果總是徒然。其時唯一是倚靠神，獨賴祈禱，求主保守如赤子之信徒，一面設法救濟其中飢餓者；一面多作奮興，安慰，勉勵之聚集，以鞏固信徒之靈性，加添其信心，使其不易再行失落於魔鬼之手。三四年以來，峇厘信徒所受婆羅門教之窘逼，誠一言難盡，雖然幸蒙主恩，使其在此狂風暴浪之危險中不致傾覆沉沒，但長久處於如此極度危險之景況中，而不得稍解者，亦是可慮之至，是以請讀者信徒相助，聯合力量為峇厘教會祈禱幸甚。

峇厘工作之結果

余（曾君自稱）於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將與峇厘教會兄姊割別矣，因此彼等信徒更覺悽楚難堪。

中華國外佈道團所愛之領袖翟輔民牧師，一向對峇厘教會事工之用心勞力，可謂盡至矣。自余離去峇厘教會之後，翟牧仍然繼之力負重責，為峇厘教會之窘逼事情奔走。近聞其為此事心身過勞得病，幸其不久即愈，感謝主！

現在峇厘教會之峇厘事情，究竟如何解決，其詳細情形，余未深知。然吾等在峇厘數載之經營努力，靠主擴展福音於斯，蒙主之恩俾得劬勞產生基督之教會，不料因此惹起撒但之嫉妒，於是甫生之教會，遂大受其窘逼焉。

此島乃禁止福音傳入之神秘領域，是以福音從未在此傳揚。今最先推廣福音於斯

者，即爲中華國外佈道團也。荷蘭皇家教會（長老會）傳教於爪哇，已有四百年之歷史，但從不入此傳揚福音，以其須順服皇家在此島所行之禁傳福音政策，今聞吾等於此蒙主大開傳道之門，就勒令吾等將峇厘教會信徒，及所栽培之本處聖經學生，數年來苦心劬勞所經營者，一概移交於彼，並須吾等之中西傳道者立刻離境，以後不得再到此地傳講福音，或探望信徒，否則實行取締吾等中華國外佈道團全體在荷印作傳道之工，所以翟牧與彼數年奔走交涉均爲此故。現翟牧以事到如此，祇求和睦爲重，順服主旨，倚靠主奇妙之安排，信主他日將顯其作爲更大者於峇厘，使我儕終明其聖旨之作用，於是決定願將峇厘教會與工作全數交出。事至於此，中華國外佈道團在峇厘推廣福音之責任工作，亦該盡其分矣。雖然本團對於峇厘之傳道諸工作已算暫告段落，但代禱之責任，實不能驟卸。深望讀者信徒，努力相助，禱告我主，使荷蘭皇家長老會，真能引領峇厘教會行於基督之光明道上，助其成爲聖潔，不致再行失落於魔鬼之手，此爲至要！

(九) 爪哇

我們參觀該島完畢，又乘船向着爪哇Java行去，次日安抵該島之泗水，下榻一華人辦的旅館內。這時間我們參觀該處教會，因爲逗留時間很短，故此未曾赴一次該地教會的聚集。

按泗水乃全島商業的中心，華僑佔其大半，其人口亦居全島之冠，我們除了在各街道上散步着，同時得機會參觀那地的動物院，那動物院乃荷屬南洋最大者，各類熱帶的動物，備置完善。

我們爲了時間的關係，又因泗水不過是過路之地，無逗留之必要，故此於當日乘下午的火車直向吧城去。

次日清晨到站時，就有黃德芳君以及陳傳兩位女士到站迎接，後來就下榻於陳富定先生府上。

我們在爪哇共到過七個地方領會，爲時共計兩個多禮拜，現在簡畧地寫述於左：

一、吧城 吧城Batavia是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地方寬大，行政頗稱完善。除了本城土人十九信奉回教者外，基督教的禮拜堂亦屬不小，但大半是荷蘭人設立的。華人自立的教會祇有兩所，來主日禮拜的人約共三百人左右，可惜該教會（稱爲中華基督教會）已多年沒有負責的牧者，故此信徒的靈性生活是非常幼稚，聖經的識智也是淺薄得很。我們是正月十七日到吧城的，稍爲休息了幾天，便自二十日起接連四晚以及二十四日主日上午，是我們工作的日期。感謝主！有不少初來赴會的人信了主。

二、茂物 主日下午我們由吧城乘車往茂物Buitenzorg，茂物離吧城很近，祇有一點鐘的火車路，茂物是一個小鎮市，人口不十分多，在那裏最出名的是遠東第一植物院The Botanical Garden，裏面種植着世界各國的樹木和花草，尚有一所標本的動物院，

亦在那裏。茂物的中華基督教會祇有兩年的歷史，一切工作全由李登山李經田兩位先生負責，他們因爲是弟兄，更能在主裏同心合作。

二十四晚我們講「基督的寶血」，次晚講「奉獻」，感謝主有數位信徒在神前決志完全奉獻，並立志將來「以祈禱傳道爲事」，其中最使我們注意的李登山以及黃德芳兩君，惟願神按他的時候選召這兩位成爲羊羣中的牧者。

三、萬隆 萬隆 Bandoeng 位居山頂，氣候涼爽，我們一到那裏，頓時覺得頭腦一清，精神爲之一振，我們下榻在派立旅館 Palace Hotel 因該旅館的主人林登蓬先生 Mr. Lim Teng Boon 是一位信徒，又是教會的書記，善於招待客人。正月廿六廿七兩晚，我們在華人的禮拜堂領會兩次，尚有一次專對該地的青年人講道，由英文譯成荷文，機會亦稱不差。後來因那裏的信徒渴慕眞道，在二月六、七日，我們又來此地有兩日的工作。

四、婆華居 萬隆會畢，我們乘上午九時五十六分的火車，前往婆華居 Poerworedjo 抵埠時，已在下午五時零五分了，由車站僱馬車先至巴倫旅館 Hotel Bagelen 下榻。

廿八晚就開始佈道，廿九又繼續一晚，因來會的人對於救恩尙欠清楚，故此兩晚的信息全注重救恩。

那裏華人的教會自創立至今不過三四年之久，是該地極少數華僑信徒所發起的，來會的人數約有數十位，有一位姓陳的兄弟在那裏義務幫助傳道，但教會景況仍是可憐得很，惟願神親自復興他們，呵們。

離開婆華居約共三十英里遠的地方，有一所印度的古廟名叫 Borobudur，這一所古廟是早先婆羅門教徒所建的，後來因為回教勢力侵入，就把所有的婆羅門教徒趕走了。現今那廟已作為遊客所參觀的古蹟。該廟之建築確實莊嚴非凡，最高建有很多如鐘式似的石亭，每亭內有石人，其形像如佛座形，廟的四圍牆上刻有釋迦一生的歷史。

我們參觀完畢，前往孟格冷 Magelang，稍用午餐，換乘公共汽車向三寶壘行去。

五、三寶壘 Semarang 是中爪哇的重要商埠，居民甚多，天氣較熱，我們在三十日晚到那裏，當晚以及次日上午在一所華僑的禮拜堂講道，兩次來會人數約二百左右，可惜時間太短促，否則那裏我們必能看見神將已動工的工作，因為已有他約，亦祇能和當地的信徒割別了。

六、幾裏防 幾裏防 Cheribon 是我們所到的第六個地方，我們是乘火車去的，全程是四點半鐘的時間，在那裏的第二晚（二月一日）有很多初聞救道的人決志歸主，使我們心中真有說不盡的讚美向着我們的神！

七、陰馬遇 最後我們來到陰馬遇 Indramajoe，可惜那地方的信徒冷淡得很，工作很難，開始兩晚上的聚集勉強地過去了，我們也看不見有什麼效果。

二月四日完畢了我們七個地方的路程，後來練君擬先我往勿厘洞 Billiton 去，記者除了再往萬隆和又在吧城有數晚的工作之外，於二月九日乘 S. S. New Zealand 輪離開爪哇往星洲。

(十) 法屬安南

二月十一日平安到了星洲，因為要趕安南的聚會，在星洲不過逗留了一日一夜。

二月十一日乘法郵船Felix Rousell 離別了星洲，經過了兩日三夜在海面上的生活，在二月十四日清晨船已慢慢地由海岸向着內河行去，一共航行了四點鐘時間，才看見了西貢。

安南位於後印度半島的東部，北方和中國的雲南，廣西廣東三省接壤。牠的地勢中部為山地，南北都有平原。

安南的氣候和爪哇畧同，南部因近赤道，故為純熱帶氣候，沒有四季的分別，北部近溫帶，所以有冬季，但是涼而不寒。安南本是中國的藩屬，自中法訂立天津條約，從此那地遂淪為法國的屬地，稱為法領印度支那 Indo China。

現任安南王保大，在一九二五年接位，接位後第一年就往法國留學，學成後始行返國。

安南共分五省，其省名如Tongking, Annam, Cambodia, Laos, Cochinchina等。佔地七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方基羅米達(K. M.)。共有人口一千六百萬以上。出名的城市如 Saigon, Cholo, Prompenh, Jowiane, Hwe, Hanoi, 和 Haiphong 等。

安南除了天主教以外，最近十年內有宣道會的工作，逐漸在各處發展着。華僑教會可惜在西貢祇有一所，可說是華人自立的教會。負責的牧師是韋郁良君，按韋牧乃廣東省人，在西貢已傳道有年。起初該地華僑很不容易接受救恩，但近數年來，教會頗有起色，不過這樣大的一個屬地，祇有一所華人禮拜堂，未免太少；惟願神多多興起他所揀選的工人，前往安南各地設立神的聖所，藉以引領我們在那地寄居的僑胞來歸向主！

這一次到安南是翟輔民牧師介紹的，先後在那地用了兩個多禮拜的時間，在四個不同的地方領會。兩次向教會領袖，一次向聖經學校學生，又一次向華僑信徒。

在那裏神使我看見了祂自己的榮耀，因為五旬節的景況，又重演進着，在領袖的聚會中間！在領袖的退修會中，全堂的傳道同工向神流淚認罪，我們都感覺到神的同在，父神因為看見他的兒女們的悔改，也就賜下那無限量的平安給每一位憂傷痛悔的人們，這是我永不能忘記的一件事。如果有人問：「你這一次出外工作如何？」我必回答說：「惟獨安南一處所看見神的工作，使我滿足有餘了」！讚美主。

現在將會中一位傳道人的見證記述於後：前幾年我（作證的傳道人自稱）往某處傳道，因為那地老虎很多，故常有人不及防範的時候，被野獸吞嚥了。故此我常為此事害怕，後來因為妻子有病，得以回家，回家後決意不願再往工作，如此已有兩年之久！今天神的話感動責備了我的心，我的確承認我愛自己的性命過於愛我的主！……他哭了……現在我願賴主不顧一切的再往那地工作！請同工們代我祈禱！並求神賜我一頭

馬，藉以代步。

當時有一位傳道人問「買一頭馬需要銀多少」？他回答說：「普通的馬十多銀Piastus（安南銀幣）夠了，好一點的大約二十多銀」。

立刻有一位傳道人自動的獻上一銀，因為這樣的樂意奉獻，就感動了大眾，當時的景況真是言語難於形容，筆墨難於述說的！記者坐在臺上，單看見他們爭先恐後地獻上他們的銀幣，不到五分鐘，所收到的超過了所需要的！我們就大家站起來同聲讚美愛我們的主！

安南工作完畢，於三月六日乘 S. S. Ste. Pierce 輪離開西貢，八日在香港稍停半日，於三月十一日又看見了五個半月未見的上海。

第二篇 再度南洋佈道

(一) 旅途通訊 (一)

主內親愛的兄姊們和朋友們均鑒：

我們這一次在香港和廣州，有五個禮拜的逗留，全出乎神奇妙的安排，真所謂凡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現在已到了目的地，恰巧到今日是兩個禮拜，一切的環境和生活與祖國不同，盼望最近能學會馬來話，能隨意和僑胞或土人談道。回想兩個月前尚在祖國的時候，和以後所經過的一切事情，不能不向主內的同道們一提，後面述說的是這一次在路上的經過：

在我們心坎中，有說不盡感謝主的恩惠，回憶三月二日那天晚上，承蒙主內的兄姊們在慕爾堂共同參加暫別會，使我心裏時常紀念着那時候的景況。又蒙兄姊們相贈許多禮物，表示了你們在基督裏向我們所存的愛心，這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一件事。本來想一一致函感謝，但因人數過多，恕我在此一提，藉表感謝之心，惟願神親自賜恩還報之，是禱。

我們三月三日那天就動程離別了上海，那天上午九時蒙很多兄姊們送我們到海關碼

頭，此後仍有四十多位弟兄姊妹同我們一齊下了小船，送我們到大輪上，在輪中又相敘了約二十分鐘的時間，因為開船的鑼聲，又把你們送回那送客的小輪，眼見你們的小船漸漸地離別了大船，聽見你們在小船上的歌聲，使我忍不住掉下了許多眼淚，那時我心裏很是難過，祇能心中暗暗和你們說「再會」。

輪是十一時啟碇的，同輪中除了三位同往南洋去的客人之外，其餘的都是到香港轉入內地的。我們乘的艙位是副二等，大約有二三十位朋友，因為都是講上海話的，所以便有談話的機會。感謝主，我在輪中和一位馮先生談道，他願意決志信主，後來他自動的和他的同事一位姓洪的朋友作證。第二天就請我去和洪先生談道，這位洪先生告訴我，他有一位女兒，曾在教會的中學唸過書，她後來因聽道而信主，但她還未曾畢業，就因病而死了。他說時還是傷心難過，我就對他說了些救恩的道理，並且安慰他，勸他信靠主耶穌，將來有一日他必再和他的女兒相見。洪先生從此就信了耶穌，似乎比較姓馮的弟兄還要懇切些。第二天洪先生告訴我，他已立志每當用膳的時候實行感恩，這件事我並沒有告訴他，是他自動的，因此他在主面前每日有數次的靈交，這真使我滿心讚美主，後來我請他們兩位照一個相，以留紀念！

輪本來是五日就可以進廈門的，但因中途遇霧，延遲了一日一夜，所以七日方才進了廈門口。廈門因為非常時期戒嚴，所以不能上岸，但是廈門對岸鼓浪嶼可以登陸，於是我就雇了小船，到了對岸，特地去拜望前守真堂教友陳厚基先生夫婦。按陳君在上海

海關辦事，現在調任到廈門，蒙他們兩位熱誠招待，我們彼此暢敘了半小時，我便和他們告別，仍回輪中。

這輪當日下午向香港開去，當晚有一位不相識的四等艙的乘客，請我去講道，我立刻答應，到了那裏，有七八位懂上海話的江陰人等候着，我就乘機將救恩的道理很簡單的解釋給他們聽，他們同時也問了我一些關乎宗教的問題，最後我和五位男女一同求告主，他們就在那時表示了願意接受主的心！

船在八日上午十時左右就到了香港，蒙鍾茂豐先生和計志文牧師到船上迎接，我就和他們一同下了大船，下榻在鍾府上。內子因為小女出水痘未能上岸，那天晚上應羅嘯川牧師之請，在候王道播道堂講道，赴會的是廣州聖經學校和上海伯特利聖經學院的各位同學，次日上午又在伯特利講一次道。

九日上午十時許，我就返回輪中，那時因為小女天潔患水痘尙未完全痊癒，而船上醫生又查驗得非常嚴密。當我一到船上，醫生就囑咐我們暫留香港，等待小孩疾病完全痊癒。我們只得遵命，雖然心中有點失望，但知道必有神的美意！在想不到之間，正不知往那裏去寄居的時候，忽然遇見江守道和陳主言兩位兄弟，他們原來送我們的，因為大船上人多不得會見我們，因此仍回到送客的小船上，預備回家去的；我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們兩位，蒙他們用基督的愛心，滿心願意接待我們，這真是主奇妙的引導和預備！使我們得着了無窮盡的安慰，心中不住地讚美主。我將所有行李全交給江陳兩位弟

兄，自己和內子以及孩子們往醫生所指定的醫院那裏去，蒙神俯聽我們所求的，在醫生面前蒙恩，得蒙醫生許可，可自由進入自己所選定的醫院去，不然的話，那麼便會進隔離醫院去，一進那種醫院，甚至家人也不准探望了，那樣豈不是要使我們遭遇困難和痛苦了麼？

後來我們就到九龍江陳兩位弟兄那裏去，稍為用膳後，兩位弟兄介紹我們到一位欒非力弟兄家裏，所以我們就在他家住上了。按欒君是東三省哈爾濱人，是遠東宣教會聖經學院畢業的，爲人謙卑忠厚，有寬大的愛心，善於接待客人。欒君因爲在國內到處奔走佈道，所以在身體上很是疲乏，這一次特來九龍休養身體，趁在休養期中，繪畫一圖，解釋神國和天國的分別，他已費了幾年的工夫，現在快要完工，將來出版後，深信必使許多信徒得着益處。欒夫人乃是一位傳道人的賢助，他們有一位九歲的女兒，名叫靜懷，生性靈敏，非常天真，而且善於記錄。

當我們在九龍的時候，曾會見了許多主內的兄姊們，他們常常厚施和照顧我們，滿有基督的愛心，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後來由欒君提議和許乃韶先生的介紹，得香港仔循道會負責人的許可，一連有六晚的佈道，日期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每日上午七時起，每晚平均赴會的人數，約在八九百人左右，總共有百餘人悔改歸主，使我們親見主的榮耀，但願主保守這百餘位初信主的朋友們，使他們永遠在基督裏，阿們。

二十日晚上，在救恩堂國內祈禱會中講道一次。接續有一位潮州教會的領袖林孝澤

先生，他請我在九龍對潮州人講道。這個佈道會，日期是在廿二日至廿七日，一連六夜。這是我第一次對潮州人講道，平均每晚有百餘位聽眾，總計有二十位左右的罪人決志歸主。

本來我們定廿九日要離開香港的，想不到我的長女天珍，繼續她妹妹也患了水痘，尚未痊癒，所以再要等候兩個禮拜的工夫，候下一班船期，因此又有機會一連四晚在福華街基督會開奮興會，會期是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這期間，友人李觀森先生，介紹我到三個學校去講道：一、民生書院，二、聖保羅女校，三、郇光女校，此外在黃府上家庭禮拜會中講道三次，每次是由李君相助傳譯粵語。

我既不能在二十九日動程南洋去，可是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除了在九龍有三四天的講道外，還有一個多禮拜空閒着。在想不到的當兒，主真有奇妙的安排，廣州有一位愛主的姊妹羅道生女醫師，聽說我在香港，她特由廣州來香港，要我到廣州去，應廣州基督教婦女國難服務團之請，開個奮興佈道會，我深感到是主的預備，也就答應了。就在四月三號動程廣州去，這天是禮拜日，沒有輪船開行，而火車因為非常時期，白天沒有班次，每天總是在晚上開行的，但每次搭客，總是擠擁得非凡，我就在那晚六時十分離了九龍站，沿途蒙主保佑，沒有遭遇驚恐危險。當晚十一時左右，就平安到了廣州，住在關相和梅恩憐兩醫生的醫院裏。

禮拜一兒童節那天就開始講道，我講的是四日至十日，一連一個禮拜，每日上午十

時至十一時半在女青年會專對信徒作奮興研經的講道，赴會的人，每日約四百人，雖在非常時期當中，而每日又有不斷的飛機聲音響應着，和隆隆的高射炮聲，但赴會的人還是安靜如常，好像沒有一回事一般，這真是很難得的現象。廣州的基督徒，有一特點，就是很渴慕主道，雖然在上午十時開會，和在這驚恐的時期中，仍能依時赴會，這樣的情形，在別處甚難看見。他們這樣愛慕主道，真使我心受感動。

每日下午的工作，是專對難民佈道。這班難民，多從上海、南京、漢口等處逃難來的，男女老少總共一千多人。五日至九日，每日下午二時，一連五天在五處難民收容所佈道。他們很是謙卑的願意接受主道。他們所遭遇的，更使他們知道は何等的需要主，他們因信救主不但得着了永生，在身體和精神上，也得着了莫大的安慰，決志悔改歸主的共有二百多人。

晚上自五日至九日，在仁濟路禮拜堂有奮興佈道會，每晚平均約有八九百人赴會。決志信主的，共有四十多人，以上所看見的一切效果，願榮耀全歸我主我神，阿們。

十日在廣州有兩次的聚會，當晚六時左右，我就搭車離別了廣州。十一日在港收拾行裝，預備十二日搭芝莎力輪到南洋去，十三日中午和香港暫別了。

若是神許可的話，我們盼望在第二封公函中將由香港到吧城，和吧城的一切景況，告訴上海和國內的兄弟姊妹們，請兄姊們常常來信，報告或勉勵我們，這是我們所切望的。我們寫給你們這一封信，表示我們不住的想念你們。末了願我們常在神的恩座前彼

祝你們主內凡事充足，阿們。
此會見，專此敬。

趙世光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於吧城

現在我要述說何亮兄的事：誰都知道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何亮兄夫婦倆人撇下了守真學校的工作，專心跟隨主作傳道的工夫。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並沒有甚麼餘款，全憑信心，如同亞伯拉罕一樣，當初還不知道往那裏去，他們在香港稍作逗留，後來他們蒙神希奇的安排，往南洋 Sitiawan 地方憑信心工作了幾個月的工夫，他們的靈程因此得以猛進，真理方面，也得到了神奇妙的啓示，不愧作了真道的戰士。後來應小呂宋中華基督教會之請，就在馬尼拉地方足有一年的工夫專心事奉主！最近又應中華國外佈道團之請，他們在兩月多前已平安地到了孟加錫，暫時擔任孟坦聖經學校教授的工作。在那裏他們倆得着了兩件可喜悅的事，在此特為一提：第一，我們的亮兄已經正式分別為聖，按手為牧，主禮者是南洋開荒佈道者翟輔民牧師，神的恩典是豐富的，神在一個多月前又賜給他們一位可愛的男孩，取名 Marcus Philip，意即是紀念這孩子在母腹裏的時候，他們在 Philippine 傳道，當他出世的時候已在 Makassar 的地方工作了，他就做了何家第一個嬌生兒。

(二) 旅途通訊(二)

主內親愛的兄姊們：

我們寄出第一封公函以後，盡心盼望有第二次報告，使常為我們代禱的兄姊們，得以知道我們在客居之地的工作和近況：

當我們由香港動身以後，芝莎力輪就向着赤道沿海岸駛去，除了一天稍有風浪外，此後的一個禮拜是非常平靜的，不過天氣漸漸轉熱了，因此我們開始過着南洋常年是夏天的生活，除了和人談話藉以介紹我們的主以外，我們日常的生活就是在船面上乘涼，用冷水洗身，以及在艙內閱讀書報。四月十九日船在一島嶼的岸口稍停數小時，次日清晨我們就隱約地看見了爪哇島，那時我們的船就慢慢地向着吧城入口；後來蒙該地弟兄們的照顧，關乎各項護照手續以及行李物件，次第也就辦妥了。從此我們住在離禮拜堂不遠一所平屋內，開始我們寄居異邦作主的工作！

我在祖國的時候，已幾次見證來此島工作的動機，時在一年以前，當我那時經過此地的時候，深深地感覺到此教會的可憐和需要！故此蒙神的恩典和引導抵這目的地。

『荷屬東印度共有人口六千萬，其中有二百萬以上是華僑，除了極少是基督徒外，其餘的人單知賺錢和發財，他們心中沒有神，他們唯一的神是肚腹和兒女！如果我們為

他們仔細一想，確實感覺到萬分可憐！

爪哇島是全荷屬東印度人口最多的一個島，共有人口四千萬，除了土人之外，要算華僑為最多，華僑中又來自福建廣東兩省最多，其中很多是此地的僑生，其次是江浙兩省的僑胞，再次是山東省人，他們全數以販布或花邊為業的，浙江寧紹邦人大半掌握着洗衣業。

吧城是荷屬東印度的首都，又是西爪哇的省會，（按爪哇共分西爪哇、中爪哇、東爪哇、三省以及梭羅、日惹、兩特別省）也是政治機關的中心，地方寬大，行政整齊，各馬路兩旁種植着各種樹木，又因工廠極少，故此地方很是清潔衛生；但因天氣的關係，行路很容易感到身體上的疲乏，故此常以馬車，汽車或電車代步。青年男女則以自由車代步，尚稱便利。

此地的生活程度甚高，因為荷銀價格為貴，除了土產和上海相同外，其餘外來的貨物，都是很貴，乃因貨物之進口稅，每抽百分之三十所致也。

教育方面以荷蘭人辦的中等學校為最完備，其他華人所辦的學校也不少。至於學校收費以每月份計算，高中兩個月的學費，可抵過祖國中學一學期的費用；但此地各校有一種很公正的辦法，收費時乃根據學生家長之進款而抽其百分之幾數；如一家兒女衆多，在同一學校肄業者，得以減費。此地學校因應各方面的需要，學校當局每教授荷文、中文、以及英文，故此學生除了巫文（本地土話）外，尚懂得兩三種方言。

土人方面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月的生活費祇要兩三盾荷銀（合國幣陸柒元）即能維持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十八是信奉回教的，因回教重男輕女，男子准娶三四個妻妾，又因荷蘭政府關於他們的婚娶，沒有嚴格的律法，故此土人的婚娶問題是非常混亂的！無論男女，合則同居，不合即可彼此分離，男的再娶，女的實行再嫁，男女嫁娶無數回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他們生性懶惰，天資愚拙。惟願神可憐拯救他們，如同拯救我們一樣。●

爪哇島雖然不及我們中國的一省大，但尚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們的僑胞，未曾聽聞福音，此外有極多的小島嶼，更是不用說了！竊思中國有不少立志傳道的青年男女們，這裏居住黑暗中的人正等待着你們來，將基督福音的光，來普照他們。這一次我們來此，是因為想到中國教會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由世界各國神差遣無數的宣教師來我們祖國宣傳福音，但中國教會是否單知「受」而不知「給」麼？我們的主曾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因此現今是我們中國教會「給」的時候了！不但盼望信徒們將錢財獻給主，作國外佈道之用，更是盼望神差遣無數中國全心為主的青年男女來南洋以及世界各處，將十字架神大能的福音傳播與世人，這也算是我們欠世人的債，我們務必在主未來之前，還清它才是！我以為這也是中國教會的權利，切盼中國教會能組織一宣教團體，按力量將人才和金錢獻歸與神，專為國外佈道之用，但願神不久得以成就其美旨」！

當我們初來這裏的時候，對於言語頗感困難，但感謝神，賜我們智慧和記憶力，最

近我們能和本地的人自由談話了，不過講話時有時因為字母的不夠，而受限制。我會有兩次用馬來話作以下的祈禱：

“Allah Bapa, trima kasi bunjak kombali, ini pagi kami koempul disini, muga 2 Allah dateng disini djuga’ saja minta doa dalem nama Jesus Christus’ Amen”

前面的禱告，譯成中文如下：「父神，十分感謝你，我們今晨在此聚集，切願神和我們同在，我的祈禱托賴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其他關乎聖經的字母敬錄如后：

Bertobat, tobatlah 悔改， Karadjaan sorga 天國， Sorga 天堂，
Noraka 地獄， Kabenaran 義， Domba Allah 神的羔羊， Sutji 聖潔，
Dunia 世界， Bumi 地， Menang 得勝， Pertjaja 相信，
Darah Jesus 耶穌的血， Salib 十字架， Hidup jang kekel 永生。

中華基督教會華人自立的教會，一切行政由全體信徒公舉十一位委員負責。現今共有聚會處兩所，來拜神者約共四百人以上。信徒靈程尚屬幼稚，聖經知識亦是淺薄非凡，舊約除了主日學教授的故事外，其餘可說根本不知；故此自六月起我們一禮拜已有兩次的查經班，每次赴會的人平均有一百人以上。講道先用國語，隨由黃德芳君傳譯巫語（即馬來語）。

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不能不繼續來述說神奇妙的引導，使何亮兄一家來本島和我

同工。何兄曾在七年前同我在江西牯嶺山上於神前結爲盟約兄弟，曾同工於守真堂足有七年的工夫。當何兄的慈母離世之前，曾囑我們倆務要同心相愛，親如手足。我們也許多次盼望能在主裏彼此同工。此後何兄蒙神無形地呼召，使他辭去守真初級中學校校長之職，全憑信心跟從主，專以祈禱傳道爲事，他自離滬後，就過着亞伯拉罕的生活，足有兩年的工夫，當我這一次會見他，親聆神藉他所傳的信息，使我覺得他已判若兩人了！所傳神的道，全由神所賜的，並且得着神所賜的講道恩賜！現今他和他全家在茂物工作，茂物離此祇有一點鐘的火車路，間接神照我們的心願給我們在主裏實行同工了！讚美主恩！我們切切盼望彼此的工作得以發展，不但爪哇全島，將來甚至直到地極，願神差遣使用我們，作世界傳福音的使者！這是我們的心願，也就是我們的信心！阿們。

末了，我們在此特向着上海和國內兄姊們請安，要知道我們不住的紀念着你們，雖然不能照我們的心願一一作親筆函寄上，但我們的心盼望藉此第二封公函向你們在神前和你們一同彼此相通。我們也不住的想念着上海的工作和中國目前所遭遇的苦難！深信神美好的旨意，要大大擴展他的國度！我們是軟弱的！在人方面我們是孤單的！需要你們的代禱，作我們在神前隨時的帮助！惟願神在一切的事上，親自成就你們，使神自己得着極大的榮耀，阿們。敬頌
道祺。

趙世光、湯靈安同敬上。

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

(三) 旅途訊通(三)

主內親愛的兄姊們平安：

自從我們發出第二封公函以後，已經很久沒有和你們通信了，現在將我們半年來的經過簡略地述說一下，藉以榮耀我們的主。

在去年十二月間，蒙神開傳道的門，再次往孟加錫領會一個多禮拜，每日上午專向聖經學校學生講道。這般學生除了少數是華僑外，其餘的人都是從各海島來深造的傳道人才，總數約在一百七十位以上。他們因為靈性幼稚，又加聖經智識不夠，故此必須在校四年，又出外練習傳道四年，方能正式畢業，但他們仍需要神聖靈的復興！晚上是對外佈道，有七十位初信主的人，其中有不少是當地的僑胞。

會後搭船重回爪哇，在船上得遇一荷蘭籍的少年，乘機和他談道，起初那位少年人對於福音的道理，處在「可信或不必信」的地位，因為他愛好賭博和暢飲，因此藉很多推辭的話拒絕相信，但主的話滿有能力，至終勝過了他，叫他屈服在主的面前，謙卑地接受救主。那晚當我們回到自己艙房的時候，真叫我一面跳着，一面讚美主，好像使徒行傳三章那位瘤腿得醫治的人一樣快樂！

過了兩晚，來到泗水（爪哇最東的商業大城）。暫住旅館，等候下午開往吧城的火

車。當日下午在該地每一店舖分送福音單張，雖然天氣炎熱，然而心中自有說不出來的安慰，因為又還了一筆所欠的福音債！

今年三月四日何亮兄同我初次一同出發領會，我們如同兩條小魚，全交在主的手裏，被送到馬來亞半島，我們由吧城乘皇家公司輪船，經過一天兩晚的水程，來到星洲（新加坡），換乘火車，再行一天一晚的陸路，就到達目的地，那地名叫實兆遠 Sitiawan，居民除了印地安人以及馬來亞土人外，多數是由祖國遷居來此的福州同胞。本來那個地方是沒有人居住的，後來經過華人的開墾，現在居民日漸增多，那地的教育很是發達，有中學校一所，無論男女青年，各自追求學問。又有基督教教堂一座，是美以美會所建造的，能容八百人。我們在那裏共領會五日，講道十次，因為赴會的人十分之九是福州人，因此何亮兄相助傳譯閩語。我們戰兢地述說神的信息，感謝神，因祂和我們同在，使我們很滿意地完畢了那地的集會。末了一日，也就是主日下午，神賜給我們十多位初歸主的人。

當我們回到星洲，因國語聚會所上海王約翰兄弟之相助，得以在福音館佈道三個晚上。感謝神，每晚賜給我們不少的靈魂，每日清晨由何亮兄主領晨更禮拜，使許多信徒得着更深的造就。

今年四月十日至十五日，我得以在爪哇之馬吉郎 Magelang 領會。馬吉郎是中爪哇的一個小城市，有華僑三千餘人，因為地方離海面較高，故此氣候比較涼爽，有屬荷蘭長

老會之中華基督教會一所，該聚會所能容三百餘人。每日下午是奮興的聚會，晚上是佈道會，總計五個晚上有一百八十多位初信主的人歸向基督。又有五十多位青年男女立志獻身作傳道的工夫。我還記得當我唱「工尙未成我即去乎」的時候，因為青年人全懂得國語，他們全都哭了，惟願神按着他的時候呼召他們，使他們每一位在不久的將來，願意撇下所有的一切，來事奉我們的主。最近五月八日至十三日，又在中爪哇之八加連 Poerworedjo 地方領會。當聚會的開始，因為沒有傳譯的人，祇能勉乎其難底用馬來話傳達神的信息，因為有神同在，後來也並不覺得有何難處。感謝神，在聚會之一半，神賜我一位傳譯的弟兄，因此會衆之精神藉此一振，人數亦增加不少，一個將死的教會，從這一次聚會，似乎由死裏復活過來了！並且，在最後一天組織了九個佈道隊，又有病人得着了疾病的醫治，願一切榮耀全歸我主我神，阿們。

上禮拜（五月二十八日起）在何亮兄工作的聚會所，共有一個禮拜的奮興佈道會，來會的人除了本地的信徒以外，尚有四個分堂以及吧城去的信徒們。每日上午由何兄主領晨更禮拜，講題是「如何祈禱」，下午是奮興會，晚上是對外佈道。感謝神，有四十多位初信主的人，有十二位立志傳道的信徒，又有十一隊佈道隊成立，並且有不少得着主醫治的人，讚美主。何亮兄以及他的助手連君，現在正在繼續會後的工作，他們同時需負責五個分堂的工作，故此工作很忙，希望你們在神前紀念他們，同時何亮夫人也需要你們紀念她在婦女們中間的工作。

現在讓我們來報告一些關乎吧城教會的工作。第一、就是我們急需一個較大的聚會所，因為現在的會所確實太小了。每主日上午裏外都坐滿了饑渴慕道的聽衆，如果地方寬大些，必能帶領更多人來赴會。現在一部份信徒，因為找不到座位，他們到我們較遠一點的第二會所去了。我們感謝神，因為得救的人數逐漸增加，但是我們尚未滿足！我不知道是否錯誤地這樣感覺着？「靈魂越多越好」！似乎心中有貪愛靈魂的心，「願神多多加增你的兒女！阿們！」。

現在我們正在籌備建造一所能容一千五百人的拜神處，但成事者是神自己，同時亦需要聖徒們的代禱，使不久的時候，全吧城來歸我主我王！阿們！阿們！

離開吧城有一點鐘特別快車的火車路程，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我們蒙神的恩典已成立了兩個分堂，是專為該處的僑胞預備的。感謝神，那邊的教會每主日赴會的人，每處共有七十至八十的數目，現在正在發展着。但因為未有相當的人在那裏講道，故此每主日我除了吧城兩次講道以外，入晚就乘車往那裏去，再有兩次的講道，那邊的信徒和我們同意地盼望神會由中國差遣傳道人才到彼處作證，和牧養這許多初產生的羊羣。

此外我要稍為述說我家中的主日學校，起初我們祇有五個小孩子赴會。後來日漸增多，最近一次共有五十位青年兒童來會。感謝神，神在這兒童中間顯明有祂所成就的工作。這四五十位兒童，每天在家有數次的祈禱，入晚我常常聽見他們很快樂地歌唱所學的短歌。其中有一位男孩年約十一歲，已被主接去了，在他未離世以前，有明顯得救的

憑據。又有一家，起初因為母親反對，不准她的兒女赴會，奇妙得很，最近因為有人向她母親見證主耶穌，她就信了主，從此她又准許她的四個兒女來我們家中和別的孩子共拜神了。我恨不得你們能來看看我們這般天眞可愛的小羊們，現在有三位姊妹相助分班教授主日學課，兩位就是我們中華聖經學院的學生。

「要收的莊稼是多，作工的人少」。惟願父神「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是的，因為爪哇尙屬幼稚時代，故此在我心坎間，確實地盼望求神由祖國打發工人來此工作，請問誰肯接受如此「馬其頓」的呼求呢？（下略）

一九三九年六月八日於吧城旅次。

(四) 爪哇佈道景況

在五年前，南洋荷屬的教會，確實幼稚非凡，但感謝主，近年來教會漸有復興的氣象，信徒也開始負起救靈的工作。譬如最近五個月內，在爪哇十二個城市領會，除信徒外，初次決志皈依基督者，共約五千五百十八位，由此可見南洋僑胞對於福音救恩需要的一斑！

按三年半以來的觀察，雖然爪哇島教會比較興旺，但一則缺乏工人，二則現任各地教會的領袖們，對於靈命尙感欠缺。

爪哇島單以華僑計算，人口約有二百萬上下，在早一百年前又已有荷蘭皇家教會設立在此，其他尚有德國宣教機關，並且美國的美以美會亦在此工作。在數年前，美以美會的工作，因特殊的情形已宣告停止。德國差會因歐戰也於數月前完全停止，皇家教會也因荷蘭淪亡，在經濟方面受極大的打擊，與工作的發展大有影響，同時我們也知道上述的三差會，除了美以美會之外，他們的工作中心點，是專注重土人的工作，只有少數的荷蘭教士在華人中間工作，因此僑胞加入教會者，其數甚微。在南洋因天然種族的觀念，僑胞們極少願意參加土人教會的禮拜。同時對於荷蘭教士，僑胞方面常抱有「基督教乃荷蘭教」的成見，加上懼外心理，所以不願意接近他們，如果有華人向他們傳福音，他們不但歡迎，而且極願接受。

有人說：南洋，尤其是荷屬東印度，或許是神留給我們教會最後工作之地；凡到過那邊和知道教會情形的人，都贊同此語，因此我們極盼望差遣更多已立志傳道且有蒙召之恩者，願負起此重大向國外傳福音的使命。

我們現任的工作人員共三位，工作場所共五處如下：Sukabumi, Djakarta, Buitenzorg Purowakarta, Dauwan。已辦的工作有馬來文月刊，取名「主杯」 Tjawan Toehan。聖經函授課，靈修書本共約二十種，以及福音單張等。擬辦的工作：前曾開辦中華聖經學院，爲期一年半，因缺乏教員而停辦；待神預備合適人才後，當繼續復辦。又設立教會子弟學校一所。

我們的目標是由爪哇開始，向僑胞宣傳福音，設立諸分堂，並推廣福音至各海島。願主內同道相助代禱，並願神因同道們的代禱，成就其創世以前所預定的計劃，阿們。

(五) 馬其頓呼聲「請你來幫助我們」

使徒行傳十六章九節

荷屬東印度共有人口六千萬，其中有二百萬以上是華僑，除了極少數是基督徒外，其餘的人單知賺錢和發財，他們心目中沒有神，他們唯一的神是肚腹和兒女，如果我們爲他們仔細一想，確實感覺到萬分可憐！

爪哇島是全荷屬東印度人口最多的一個島嶼，共有人口四千萬，除了土人之外，要算華僑爲最多。華僑中來自福建廣東兩省者爲最多，其中很多是此地的僑生，其次是江浙兩省的僑胞，再次是山東人，他們全數以販布或花邊爲業的，浙江寧紹幫人大半掌握着洗衣業。

土人的生活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月的生活費祇要有兩三盾荷銀即能維持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十之八是信奉回教的，因回教重男輕女，男子准娶三四個妻妾，又因荷蘭政府對於他們的婚娶，沒有嚴格的律法管制，故此土人的婚娶問題非常混亂！無論男女合則

同居，不合即可彼此分離，男的再娶，女的實行再嫁，男女嫁娶無數回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他們生性懶惰，天資愚拙。願神可憐拯救他們，如同拯救我們一樣。

爪哇島雖然不及我們中國的一省大，但尚有很多人，——尤其是我們的僑胞，未曾聽聞福音，此外有極多的小島嶼，更是不用說了！竊思中國有不少立志傳道的青年男女們，那裏居住在黑暗中的人正等待着你們去，將基督福音的光，照臨他們。這一次我們回來，是因為想到中國教會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神由世界各國差遣了無數的宣教師來到我們中國宣傳福音，中國教會既知「受」，當也知道「給」；我們的主曾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因此現今是我們中國教會「給」的時候了！不但盼望信徒們將錢財獻給主，作國外佈道之用，更是盼望神差遣無數中國全心為主的青年男女去南洋以及世界各處，將十字架神大能的福音傳播與世人，這也算是我們欠世人的債，我們務必在主未來之前，還清它才是！我以為這是中國教會的權利，切盼中國教會能注意這宣傳福音的工作。按力量將人才和金銀獻歸神，專為國外佈道之用。

本來我們盼望今年正月間能動身往爪哇去，繼續我們傳福音的工作；現在因為時局轉變，交通受阻，所以暫留上海。盼望在這逗留期間，得以賺些靈魂，歸與吾主名下。現在因為馬其頓呼聲第二期付印在即，故將上期未曾記載的消息，披露如后：

我們在爪哇傳福音的場所共有五處：

一、蘇加婆面Sukabumi這是一個較熱鬧的市鎮，該地離海面甚高，故氣候常年是溫

和的。按馬來文Suka是歡喜的意思，Bumi是地的意思，真是人所喜歡居住的地方。那鎮的工作，到現在不過三年的工夫。起初神在那藉着我們的弟兄何亮牧師在一位愛主的寡婦家中，開始了家庭禮拜。後來人數逐漸增加，得救的人增多，他們那時感覺到是神的意思，便設立一個地方教會，取名蘇加婆面基督教會，請了九位愛主的信徒，負責掌執其事。他們又租定一間能容二百五十人的聚會所，因為有神的同在，主的工作繼續不停地在發展着。自地方教會成立以後，曾開過兩次奮興會，領導許多人歸向基督。第二次特別聚會，共有十日；每日聚會兩次，地點是市鎮中心的一座大廳。感謝主，除了信徒大得復興外，每天晚上的佈道會，共有三百六十人信主，神又醫治了許多病人。何亮弟兄在那裏除了教會工作之外，又開辦了聖經函授學校，求學者甚多。由此可見爪哇華僑信徒，渴慕主道的心。

二、 椰城 Djakarta 椰城是記者曾兩年負責牧養教會的地方，是荷屬東印度的首都，是全爪哇人口最多的地方。除了土人之外，要算華僑最多。教會方面，雖然華人教會大小共有四處，但尚有千萬的華僑，未曾聽聞一次福音。約在半年以前，記者曾在一華人的教會講道，每日三次聚會，能容千人的禮拜堂，每次無不滿座。晚上的佈道大會，有許多人無法入堂。九天的聚會，共有一千零六十人初信主。記者有很多次對那邊的信徒們提及，如果椰城再設立數十處聚會處（禮拜堂），也不算太多。在記者未回滬之前，已有數十位愛主的信徒，租了一屋宇為佈道所。盼神由中國差派宣教士到該地之

後，預備買地建築一較大的拜神處，他們現正等待我們去呢！

二、茂物 *Buitenzorg* 茂物離椰城祇有一點鐘路程。每隔二十分鐘或半點鐘，必有一次火車。此外尚有公路可以直達，故該地的人在椰城行商辦事者甚多。那裏有遠東第一大的植物園。氣候常年在溫度六十至七十度之間，每日下午四五時，必下細雨一次，但是為時不久，立刻地方乾淨，空氣鮮潔，是西爪哇的名勝所在。在那裏有一位年老的華僑太太，願意將她住宅的內廳分別為聖，作為拜神之處，每禮拜有一次聚會，請何亮兄負責主領。來會的人，都是虔誠愛主的信徒。我們盼望在那邊將來有一位專門負責的牧者，他們也是天天在那裏等候神差遣忠僕們去。

四、普哇加太 *Purowakarta* 此地離椰城祇有有一點半鐘的火車行程。起初有一位藍弟兄——他是那地的一位華僑信徒——常幫助土人教會講道。幾年之後，他感覺到有許多僑胞都不願加入土人的教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南洋的種族觀念。有一天，他和記者商量，可否設立一個華人教會，我們就借了某信徒之家，作為聚會處。每次平均總有六七十人赴會，到現在已有兩年的歷史了。如果有負責的牧者，不但那地教會得以建立，並且四圍的許多市鎮，也可以設立分堂。

五、大橫 *Dauwan* 雖然大橫不能算是一市或一鎮，但是一個鄉村模樣的地方，聚會的華僑，總有七八十人之多；有的遠在幾哩之外。現在有一位姓膝的弟兄，願意獻出一塊地歸主，建一華人的禮拜堂。有一日，他對記者說：「如果我們有一位好的牧

者，那麼建造一所能容四五百人的禮拜堂，才有意思，否則我們現在的聚會所已經足矣」。記者默然，然後安慰他說：「請兄勿憂，神必差遣其僕，我不久將回中國，盼望能將此事引起中國已立志奉獻的傳道者們注意。日後神必爲此地預備合式的工人」。

除了上面五個我們已開始了工作的場所後外，在東爪哇王戴先生夫婦，以及王峙先生等，同時也開闢了三個地方：就是泗水 Soerabaja 別立得 Blitter 和另一個地方，神已使用他們領導了不少靈魂得着了主的救恩，許多信徒得以建立。

當記者還在爪哇的時候，不住的聽見馬其頓呼聲要我們去設立分堂，但是怎樣能呢？只有何亮弟兄，連郁香弟兄和記者三人，負責五個地方的工作。況且記者常出門領會，怎能再開始新的工作？所以記者對兩位同工說，惟願神先賜給我們工人。主內的同工們，記者不過是將那邊馬其頓的呼聲，帶到上海和國內來，盼望主內同道注意。

(六) 馬來亞中區佈道之經過

我這次到馬來亞半島，可以說是第四次了。前幾次雖然在幾個地方、如實兆遠、太遠、太平、大山腳、檳城、吉隆坡、和新嘉坡等處領過會，但都不過是趁過路之便，主領幾天的聚會而已。惟獨這一次時間較長；並且是專程來此工作，在大小十一個城市，白日對內，晚上向外開會佈道。

九月十四日從爪哇的吧城乘皇家公司的輪船，經過一日兩夜的水程，於十六日上午十時平安的到了星洲；先下榻於車站旅館，因取其便利，並且該旅館取價低廉，晚間周圍全十分安靜，是疲乏者合適的休息之所。那天我除了寄信、打電報、探望友人以外，入晚就休息了。

芙蓉的聚會

十七日上午八時四十分離開星洲車站，經過了七小時多的行程，下午四時二十分所乘的列車逐漸緩緩地進入了芙蓉車站；有王昇東牧師到站迎接，我就下榻王牧師府上，這是我第一個領會的地方。領會的日子共計七天，至廿三日止。芙蓉英文叫着Seremban，地方很大，是 Negre Sembilan 省的省城，有僑胞兩萬多人，其中以福建之廈門籍者居多，所以這次講道傳譯成廈門語。其次也有不少廣東籍的僑胞，但因為我堅持傳譯者最好一人，故此對於廣東籍的僑胞，除了懂得國語者外，其他的人祇能割愛了，這也出於無法。

我在此地每日照例講道兩次，至最後一晚計算，初記名信主的人約共百位，這是一個小小的收穫。

芙蓉聽說和太平一樣，氣候常年比較別的地方為溫和。又因地方整理得清潔，這對公共衛生有很好的影響。單看各處有草的地方，就時常有工人修理，因此蚊蟲的繁殖也

就減少了。

廿二日上午我第一次有機會向印度人講道，赴會的人不多，原因是印度的階級制度至今仍然存在，高級的人不願與低級的人來往或是通婚，他們分別得很嚴。來赴會的乃是錫蘭島的印人，大半在政府裏面任事，他們的階級比較高些，低一些的印人大半是信佛教和婆羅門教的。

萬珍的聚會

在芙蓉領會完畢，廿四日上午十時乘專程來迎接的汽車到了萬珍。芙蓉離萬珍不過十英里，在萬珍領會共計五天，自九月廿四日起至廿八日止。

萬珍 *Mantip* 是一個小的鎮市。有華僑二千餘人，大半以種植橡樹謀生。教會除了美以美會以外，尚有天主教堂一所。美以美會在那地方雖有十年左右的歷史，但信徒祇有數十位。現在負責的傳道人是吳堅基先生，他是一位青年，爲人謙卑，並且有渴慕追求真道的心。

在萬珍除了教友之外，每晚來聽福音的人，總共有一百多位，其中也有信天主教的人，惟願這次所撒的福音種子，將來得以生長，結出果子來。
這一次的聚會，大半是客籍人，因此講道時傳譯客語。

巴雙的聚會

萬珍工作完畢，九月廿九日上午乘戴祖國君之自備汽車，經過五十多英里的長途，來到巴雙的美以美會教堂。因為該日是主日，所以到了巴雙以後，稍事休息，就開始向那裏的信徒講道，如此一連繼續了一個禮拜，每日兩次，下午對內，晚間注重傳福音，到十月五日止。

巴雙 Klang 是馬來亞的工商區域，有工廠四所，僑胞五萬人。

巴雙七個晚上的佈道，共有一百九十二人簽名信主，最後一晚，各信徒都盡力請人赴會，不但成人如此，凡兒童已信主的，也都請他們的小朋友來赴會，因此那天晚間全堂滿無空隙，甚至室外也站滿了很多的人。因為男女孩童過多，就請他們坐在講台上，和講台前的跪拜墊上。當晚共有四十二位初信主的人跟從主。

巴雙的主任牧師，是林兼三君，林牧師兼理三個教會，真是名符其實。

這一次聚會，得葉恩漢先生相助傳譯廈門語。按葉君乃吉隆坡的傳道人，這次專程來此，相助傳傳譯之事，與聚會大有助益。

十月六日又逢主日，上午和巴雙的佈道團同道們禱別後，依着公路的路線經過了五十多英里，來到第四個領會的地方，這地方叫雪邦 Sepang。

雪邦的僑胞，共有五千餘人，大半來自祖國之福州，其中也有不少廈門籍人，主任

牧師是江鶴鳴牧師。

此地禮拜堂祇能容納百人，按當地的信徒，大半是因爲從前有一位美以美會的西教士，向政府領得一塊很大的地方，他就劃分給凡願做教會教友的人們，使他們得以種植橡樹爲生，所以此地很多名爲教友的，起初是爲了生計問題而信主。但其中也有不少眞實愛主的人，並且盡力不住的爲主作工。

每晚上來聚會的人很多，因此有很多人站在堂的兩邊，在那裏靜聽着主的福音。

五日的工作，共得初信主簽名的人八十位，讚美主。傳譯的兄弟是黃君，是從巴雙請來的。

五日間之最後一日，是我們中國的國慶日，上午有一次向美會所辦的教會學校講道，該校主任許君，是基督徒。共有學生數十位，那日上午也有學生的家屬來赴會。

雙十節晚上是最後的一次，機會還好，我們也就在那晚上結束了雪邦的聚會，預備

明日去瓜拉比拉繼續我第五個地方的工作。

瓜拉比拉的聚會

瓜拉比拉 Kuala Pilah 離雪邦按着公路計算，約有五十英里；未到該地之前，必須經過前次領過會的地方芙蓉。

陳春魁先生是瓜拉比拉的傳道人，先一日已到雪邦。十月十一日上午我們乘坐陳君

私人的汽車沿着公路來到芙蓉。本來我們可直接去我們的目的地，但因在雪邦領會畢，有一位佈道團的團長，她的令兄病在芙蓉政府所辦的醫院裏，要求我們代禱，而探望病人的時間是在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所以在芙蓉稍有耽擱，待為病人祈禱後，我們才繼續尚未行完的路程。

瓜拉比拉位居半山，高出海面一千多尺，因此氣候較為涼爽。我們僑胞寄居此地者，約有五千多人，除僑胞外，其餘都是信回教的馬來人，並有馬來王居在此。

瓜拉比拉教會可說是一個尚在幼稚中的教會，有信徒二三十人，陳君在此地已有兩年工夫，是半盡義務地照顧此間教會。

在這裏的聚會和別的地方一樣，下午對內，晚間向外佈道。

十月十五日晚，我們又結束了此地的工作，計算簽名的人，連教友在內共有六十七人。

馬六甲的聚會

馬來亞中區美以美會教區長方策牧師先一日到瓜拉比拉。次日（十月十六日）我們一行三人，乘坐陳春魁先生的私人汽車，經過約五十英里的路程，來到馬來亞的一個古城叫作馬六甲 Malacca 的。

馬六甲有華僑九萬多人，其中以福建人為最多。

馬六甲前歸西班牙管理，因此羅馬天主教在很早的時候已經傳入此地。

十六日下午午餐後，同方牧等參觀四百多年前一所天主教堂。該教堂建造在海邊的一個小山上，因為年代太久，已經倒毀無遺了。入內見地上青草滿地，惟四圍石壁還堅立着，壁旁有許多紀念神甫的石碑。

在這裏我們看見兩件希奇的事。第一、那座天主教堂的建造法不但式樣如同普通的天主教堂，並且又如同砲壘，壁上有砲口。第二、就是有一隧道，能通到一個很遠的地方，羅馬天主教在當時或許有政治背景，隧道諒必能通至許多秘密的房屋，當然其中種種秘密的事是外人所不能知道的。馬六甲教會除美以美會以外，尚有聖公會，但聖公會的會友不甚多。

每天兩次的聚會，來會的人數都超過以前五個地方，聽道者愛慕真道的心亦以此地爲冠。最後三晚每晚聚會的地方都是擁擠非常，總計七日，簽名的人共有二百三十三人，改組佈道團十二隊。

除了向福建語的僑胞講道外，尚有一次向學校的學生，一次向僑生，其中有二十一位決志簽名。

野申的聚會

廿三日下午同該地信徒畧述勉詞後，一一握手，乘林君之私人汽車，直向野申駛

去。

野申 Tasin 屬馬六甲省，位居山上，華僑共有四千餘人，商店尙稱完備；約共有數十間，有美以美會教堂一所。

會期自十月廿三日至廿七日。該處牧師是林恭榮牧師，爲人謙卑忠厚，接任爲牧以來，已有長久的歷史了。

野申美以美會教友人數不多，來聚會的祇有二十多位。在聚會期間，馬六甲來了許多信徒，因此禮拜堂都坐滿了。

此地有陳觀斗牧師之令公子陳弼人牧師同其夫人，在某學校教書，陳牧夫婦也都相助工作。

每日下午以及晚上來赴會的人甚多，總計五日簽名信主的，共有六十三人，讚美主。

東甲的聚會

廿八日下午聚餐畢，又乘車向離此九英里的東甲前進。

東甲 Tangkak 屬柔佛省管理，車行至省界，稍有驗查之事，但不甚嚴格。

東甲的會期是十月廿八日至十一月一日，共計五日，此地教會會友較野申爲多，華僑也有一萬多人。

東甲五天的聚會，共得着初簽名的人九十二位。

蘇坡的聚會

十一月一日晚會畢，於次日下午又乘車轉往離此十七英里之蘇坡，在那裏又有五日的逗留。

本屆聚會，蘇坡 Muar 不在行程之內，因這次專向馬中區美以美會講道，故照原定日程，東甲會後，即往什廊開會。後來因為什廊離蘇坡很近，又因蘇坡之要求，就將什廊五日的時間，轉贈給蘇坡教會了。

蘇坡位於海邊，可說是一個小半島，地方清潔整齊，乃屬長老會範圍，有禮拜堂兩所：一為潮州僑胞，一為福建僑胞。

蘇坡教會定名中華基督教堂，本屬英國長老差會，後來有八位愛主的信徒被趕出教會，他們就在街道中祈禱主，主允准他們的祈禱，由這八位信徒建立了現今華人的自立教會。教會經濟完全不受差會分文，由信徒自動擔負。教會又開辦了男女學校兩所，有學生數百名。

因為赴會的人過多，我們於第二日就改至學校開會，地方比較寬大，能容更多赴會的聽眾。又因會眾的需要，決定每天三次聚會，上下午對內，晚間向外。在這五天的聚會裏，不但晚間的聚會擁擠，上下午也坐滿了渴慕真道的聽眾。

總計五天的工作，共有一百五十八人簽名信主，又有不少青年人立志作傳道的工夫，神誠然得着了榮耀，讚美主。

蘇坡現任傳道的人是羅天明先生，此外教會的長執都盡心義務維持教會的行政，前途大有盼望。

雙溪峇汝的聚會

十一月七日上午離開蘇坡先到馬六甲稍有逗留，於當日下午乘車到離馬六甲十八英里之雙溪峇汝領會。

雙溪峇汝 Sungei Bahru 是屬馬六甲的一個小鎮，共有客籍僑胞二千餘人，教會成立至今已十有九年，來聚會的人平日祇有數十位，現今的主任傳道是羅秋之先生。

十一月七日晚起，接連着三日三晚在該鎮佈道，感謝主，四晚共有記名信主的人七十餘位，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神所賜的收穫。

吉隆坡的聚會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同該處幾位男女職員和信徒早餐畢，即乘林君之自備汽車經過馬六甲直向吉隆坡駛去。

吉隆坡 Kuala Lumpur 是馬來亞第三個大縣城，有僑胞十多萬人，其中百份之九

十餘是廣東籍，其次是福建籍。

本屆吉隆坡之查經佈道會共計十日之久，除了本地之信徒外，有各城赴會的代表來自十多個不同的地方，每日三次的聚會，精神始終貫一，每次深感神的同在。

首數日專對福建信徒講道，晚上亦然。後來因為需要的緣故，晚上敦請兩位傳譯。傳譯福建語者，特由新嘉坡請來的顏慶裕弟兄擔任。顏弟兄雖然年紀很青，但對於傳譯發音和聖經智識都甚相配，故此與大會大有助益。譯廣州話的張君，乃是吉隆坡佈道團的團長，是一位熱心事奉主的弟兄。傳譯也甚得法。

本屆聚會有各地教會的領袖參加，其中以方策牧師教務雖然忙繁，不辭勞苦始終謙卑地出席，作衆人的良好榜樣，與本屆大會大有影響！林兼三牧師以及主任傳道葉恩漢先生，此次負責開會一切事務，出力不少。

本屆晚上的佈道記名者有二百四十二位，惟願將來在主前看見超過上述的記名人數，深信那時候必要滿心喜樂地讚頌我主我王。

十一月二十日會畢，同顏慶裕兄弟在吉隆坡車站和許多主內同道們握手，踏進火車直向新嘉坡行去。

火車經過一夜不停的奔跑，到二十一日早晨七時安抵車站，和顏君握手後，寄居車站旅館。

在旅館逗留一日半和一夜，這期間準備回爪哇手續。

感謝主，凡事有神的同在，一切都預備妥當，於二十二日在星洲搭 S. S. Plancius 輪，經過二夜一天的水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平安到達爪哇的吧城，完成了二個月零十天的工作和行程。

按：馬來亞半島除了上述美以美會之外，尚有長老會、聖經會、弟兄會等。各公會工作地點，全在馬來亞半島沿海的西邊。至於馬來亞半島的東部，雖有三個很大的省份，除了長老會最近在吉倫丹的新鎮 Kota-Bahru 開闢一新堂，其他數百大小鎮市，簡直沒有一所正式的聚會處，因此當我在那邊領會的時候，曾有弟兄提議，可否設法向該島東部發展傳福音的工作。此事希請閱者同道多多代禱，盼望在不久的將來，向該島東部宣傳福音的事，成爲事實，使我們在那邊的千萬僑胞因此得救！

(七) 泰國教會之概況

泰國乃由泰族（苗民一種）得名，泰國本名暹羅，位於亞洲東南，中國印度洋海峽之中段，其面積約有二十萬零一百四十八方哩，幾與法國或緬甸之大小相等，比日本大一倍，然僅及我中國十五分之一。人口共約一千萬，而華僑則佔二百萬以上。

記者到泰國已是第三次了。前曾在泰國南部四處，以及曼谷（泰國之京都）領會，爲期共兩月之久，本屆應波司牧師 Rev. R. W. Post 之請（按波司牧師乃長老會西教士

之一，專向華人工作）。

六街九次聚會

第一個工作地方，叫作六街 Luke-Gaa 居民只有一千人，除了泰人以外，其他都是我們中國廣東客藉的人。該地教會有華人牧師蕭君一位，信徒共計三位，名爲「奮興會」，實則無從奮興，因此改爲佈道會，由曾女士相助傳譯客語，九次聚會共得初信者十餘位，在領會期間，天氣炎熱非凡，他們因爲款待遠方講員，特租一間空屋。波司牧師居住樓下，記者得以住在樓上，以便靈修。豈知該小鎮居屋接連造在一起，爲預火灾起見，每家屋頂全用洋鉛皮蓋着。所以日出以後，室內熱度常在百度以上，身居其間，如同在火場中生活，甚至屋中桌椅等物也炙手可熱，因此每日需數點鐘不停止流汗，感謝神，最後一日天下大雨，精神爲之一振！

百碧的冷淡景況

第二個工作地方叫做百碧 KanBuri；距六街只有六十個基羅，百碧位於一大河流之盡端，有大規模的造紙廠一所，有工人數百，日夜工作，該地人口較六街多三倍以上。教會雖有數十年的歷史，但信徒祇有兩位，加慕道友四位，有自建禮拜堂一所，可是每次赴會的人，總是寥寥無幾，據該堂負責牧師說：「此地的教友或慕道友，因爲生意的

關係，必須再三的敦請，雖然如此，還是不願到會」。由此可見，這般有名無實的信徒多麼可惜！他們感覺到作生意比任何事更為緊要，對於宗教認為可有可無的一件事。這樣的景況，叫看見的人感覺到傷心！在那邊七次的講道，共得了十多位初信主的人。

拉皮唯一的果子

第三個工作地方接連五日在拉皮 Ratburi 領會，拉皮共有居民八千人，只有泰人教會一所。為了方言的關係，記者用英語講道，由一位在泰國出世的西人愛根牧師 Rev. Aikens 傳譯泰語。

關於泰國的教會，雖有百餘年的歷史，除了泰北教會興旺外，其他各地信徒的人數，說來是十分可憐的，就以拉皮教會而論，本來也不過有信徒十位，因傳道人與長執們的意見不合，故赴會的人更減少了。在五日工作中，雖講道十次，但得到的人數僅只一位，而那位初信者，乃泰國的番人，屬加冷 karen 族。他本在拉皮求學，今學業完畢，將回其本族為小學教師。此次因等候汽車，趁機來堂聽福音，起初他不敢決定他的信仰，後來會畢，和他個人談道，神也同時感動他的心，他至終極誠懇地向主呼求，此是在大雨下意想不到所收得的果子！

聽說加冷族在緬甸有極多的人信主，按比率每五人中必有一基督徒，究其原因，乃在該族有一種世傳，意思就是他們已信仰一種純正的宗教。後來因了瘟疫的緣故，死去

不少的人，許多以前的教師們，也分散得不知去向，後來有人預言，此純正的宗教，必有人再來傳說但來者是白人，所以當白人初次進入他們中間，傳講基督福音的時候，他們就驚奇地歡喜接受了！

加冷族在泰國尚有許多散居在山林之中，至今尚未有人向他們播道，惟願神差遣他的工人，將此救人真道，傳與這般正在等待蒙恩的人聽！

見聞與感想

在領會期間，得到幾種感想，記在下面：

泰國本是佛教國，無論何人，一進泰境，很容易見到穿黃衣的出家人，在車站或街上徘徊，因該國無論貧富，凡男子必須出家三個月，出家後，得穿黃衣，並在廟宇中學習佛道。每日清早按例挨戶乞食，有數次早晨，記者曾見一泰婦，先將小凳放在大門前，上置粥桶，後來就看見了有六七位黃衣和尚，靜默地接受了那家人的供物，在未將粥按序獻奉以前，該泰婦向彼等行最重的敬禮，後來聽說，這般和尚，並非行乞，乃是給人民一個奉獻的機會，使他們因此可得着佛所賜的福。在和尚中富貴人家的子弟也屬不少，因時常受家庭的供給，根本不需要這些食物來充飢，故回寺後，將得來的食物分給貧窮的人，如仍有剩餘，即作飼狗之用。

因泰人有如此濃厚的佛教觀念，最近有反基督教的運動，因此泰國教會在半年來，

落在大試煉之中，叫記者心中最傷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反教」聲中，已有泰國全國教會（長老宗）的主席（泰人），因地位的關係，怕受當局的逼迫，已實行丟棄信仰，於此教會前途，大受打擊！除該領袖外，在佛統地方，也有兩位信徒背教！

記者極誠懇的請求主內同道，爲泰國教會的前途代禱！

(八) 泰國被囚紀實

在泰國第四個地方工作的時候，就遭遇了一個極大的試煉；原來在那個地方的華僑很不少，我們每天晚上舉行佈道會，頭兩晚來聽道的華僑很踴躍，到了第三晚，聽的人就更多了。那知道，那看不見的惡者，就發生了嫉妒，要實行牠搗亂的工作了。有一晚有一位徐醫生作主席，在他領唱的當兒，忽然來了幾個泰國的警察，因爲我們聚會的佈道所，正在警察局的對面，每天晚上聚會的人很多，所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同時，泰國當局正開始着反基督教的政策，所以這般警察，（後來據徐醫生說是故意的）。假裝聽道的樣子，來參加聚會，其中有一個喝醉了酒的，在唱詩的時候，他竟是隨意的亂喊起來。等到唱詩完畢，我們就祈禱，這時候，他還是亂七八糟的不知在講些什麼話。我因爲不懂泰語，所以就用我的手，輕輕的按在他的頭上，意思是要請他低頭禱告，那知泰國人最忌諱的就是別人用手摸他的頭，以爲是不祥之兆，（我對於這一點完全不知道）因此，

他立刻發了怒，急急的向外跑去。一會兒，就帶了他的大批同伴，一同進來，把我拉了出去，那時，他們來勢洶洶，幸虧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大胆的對他們說：「你們不可傷害他」！自然，（這也是神的拯救），所以我沒有遭遇到什麼危險和痛苦。

被囚三天三夜

此後，我就被關在拘留所裏，一共有三天三夜之久，那時候，所有愛主的弟兄姊妹們，就切切的為我禱告，我心中因此很安定，而且在許多人面前蒙恩，得以自由看經，在三天之中，一連看完了新約的三分之二。叫我最受感動的，就是保羅在監牢中所寫的幾封書信，使我體會到當時的情況。在這拘留所裏，別的被囚的人，每天都要作點勞工，蒙神的恩典，我可以免去這樣的工作。初起，我很怕晚上有蚊子來咬我，但奇妙得很，在這三天三夜中，始終沒有被咬一口，每晚上總是能好好的睡着。拘留期滿以後，警察當局將我提出去審問口供，因為我不懂泰話，他們請一位懂英語的泰人來問我各種問題。預先已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請他寫口供的時候，在可能範圍以內，加以幫助。因為在口供上，不論一字一句的出入，都和我很有利害關係。豈知那位泰人，和我見面的時候，却很客氣的用英語問了我一些問題，就把我意思用泰話告訴了書記官，紀錄了出來，就叫我去蓋手印。這當兒，旁邊有一位克魯克醫師（西人）對我說：「你這樣，好像為主釘十字架」！（因為蓋手印的時候，十隻手指印都要蓋上），他的意思就是

說：「你的雙手，已經有了釘十字架的記號了」。事先已得着當局的許可，准我當天暫時恢復自由，預備明天解到省城百碧，讓省政府來判決，於此，可見這件案子的重大性。又因為我們中國在泰國沒有領事，所以中國人在那裏完全失去了保障，事情很有擴大的可能，但我心中已經得了一個啓示，因為我想主釘十字架，後來在墳墓中不過三天三夜，過了那些日子就復活了。我一計算我的年歲，恰好也是卅三歲零六個月，好像我也嘗到了一點釘十字架的味道。（當然這是微小裏的微小），在被囚的三天三夜，好像我像主在墳墓裏的三天三夜，現在豈不是可以復活嗎？（表明出被囚的地方）。

小蟲的啓示

當天我乘了汽車，和克魯克醫生一同到住的地方。午飯後，他們請我好好的休息一下，當然，因為事情還沒有了結，睡不到半個鐘頭就醒過來了，（也因為天氣炎熱的關係。）我就起身坐在一個椅子上，默默的思想祈禱，忽然瞥見，有一個小蟲飛在門窗的玻璃上，牠打算從這裏飛出去，想不到却被玻璃擋住了。飛來飛去，總是沒有法子越過這塊玻璃。豈知在窗的一角，忽然來了一個蜘蛛，當時就把那小蟲抓住了。牠雖然掙扎着，可是毫無脫身的希望，我看着牠，立刻在我的思想中來了一個意思：「我何不去拯教牠」？很容易的，我就用我右手的一個食指，在蜘蛛身上一碰，那蜘蛛立刻放下小蟲逃跑了，我心中快樂得很，立刻把窗戶開了，讓小蟲自由的飛了出去。我就跪下禱告

說：「神阿，我現在如同一個無能的小蟲一般，還在受捆之中，可是事情的過程不論怎樣困難，我相信你是無所不能的，只要你的手摸一下，我就可以得到釋放自由了！」

在百碧等候

因為第二天要到百碧去，所以當夜又回到禮拜堂傳道人的住所暫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們就到警察廳，和兩個準備好的警察，一同乘火車向省城開去。事先，在百碧有一位泰國的牧師和幾位西國的宣教士，和省政府的一位官長，有過一次接洽，我們到了那裏，經過那位官長把這案卷簡單的看了一個大概；原來那喝醉酒的警察控告我的主旨，是說我用手打他。那個官長思索了一下，便准我暫時自由，預備兩天以後再審訊。在無可奈何中，我只得仍舊回到住宿的地方去，心中却很是失望，也不知道將怎樣才好。我對那位泰國牧師說：「等待兩天，本來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只因為馬來亞某地開會的日子已經確定，電報也已經來了，他們約我在開會以前趕到那邊，照樣子，怎能走得脫身？」那位泰國牧師安慰我說：「這樣吧，我們今天下午四點鐘，乘那位官長辦公時間完畢回家後，就到他家裏去見他，一面感謝他幫助我們的盛意，（因為那官長允許在這一件事情上他肯幫忙），一面還是請求他給我們一個通融的辦法」。現在，我預備寫一個字條先告訴他：我們准定下午去拜訪」！那知過了不到半點鐘，從官長那邊來了

一個回條說「你們不可以到我這裏來，恐怕有人會誤會我受你們的賄賂」！這樣一來，到官長那邊去的一條路也斷了，他們叫我稍微休息一下，我也無心安息，就在街上隨便走走，不期然地走進一家理髮店裏去剪頭髮。等到我預備回來的時候，無意中又和那位泰國牧師遇見了，他急切的說：「你到那裏去了，我在各處找你」。我回答說：「什麼事呢？」他說：「那位官長又來了一個字條，說：要我和你同去見他」！我們就趕緊僱了一輛三輪車，又去找到一位西國教士，一同向省政府進發。一路上，我心中不住地忐忑：不知道是凶是吉，只有默默的向神禱告。

神奇妙的拯救

當我們雙方見面之後，那官長却是出於意料的謙卑，很有禮貌的向我們說了不少的話，我因為不懂泰話，所以在那裏，只能靜靜的聽着。後來由那位西教士翻譯給我聽：「他說他已經將案件詳細的看過了，事情雖然有擴大的可能，但依着他的意思，還是罰點錢就算了吧」！頓時我心中好像脫落了一個重擔，我立刻回答說：「好，無論罰多少錢我都願意」。我又問「那麼要罰多少錢呢？」？西教士就轉過去向那官長，他回答說：「就是泰幣四元」。西教士搶着要付那四塊錢，官長說：「這錢可到警察廳付去」。我們三個人表示感謝，就辭別了他。出了省政府，我心中不知道怎樣的快樂。感謝讚美主！因為我自由了。那知到了警察廳，那位書記官不斷地向我問話，不斷地在紙上記錄，這

使我心中又急起來了，因為我希望下午五點一刻要趕那到曼谷 Bangkok 去的火車，預備到了曼谷之後再乘泰馬快車（按泰國到馬來亞的車每星期三，六只開兩次，我預備趕星期三的那班快車，雖然那時只有星期一，但必須先趕回曼谷預備出境的手續），趕往馬來亞。當書記官記錄完畢的時候，已經過了五點鐘了，我趕緊僱了一輛三輪車，飛駛到火車站，幸虧，那班火車脫班了二十分鐘，所以我在車站稍微還有休息一下的機會。上車後，一切都蒙神奇妙的安排，我很平安的在早一天到了領會的目的地。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神的拯救真是人所不能測度！惟願把感謝讚美都歸給祂！阿門！

(九) 婆羅洲旅行

約在八年多以前，我到過婆羅洲一次。那時候因為屢次聽到中西宣教士報告該島佈道的經過，急欲實地經驗一下；所以隨神的引導，先後用了七個禮拜的功夫，在該島的東部實地觀察；同時傳播些福音的種子。感謝主！那時候我得着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

此次是舊地重逢

這次重抵婆羅洲海島，和第一次的景況，完全不同。約在五年多以前，翟輔民牧師

囑我再一次到婆羅洲一行，因為時間和教務的關係，未能如願；直到最近因翟牧再三催促，決於那年七月在爪哇中部的五個地方領完會後，轉到孟加錫直達位居東婆羅洲海口的三馬林達；此為舊地重遊，自有一番感慨。我這次的使命是代表翟牧去會見中華國外佈道團的三位同工，並且商議他們此後工作問題。

八月一日，因上午海中有迷霧，船遲至下午五時始由海口駛入內河，經過四小時的緩行，夜間九時才達碼頭。當時經過海關簡單的檢查，即乘三輪車往訪該島的金源商店，因該店主人常轉遞我們三位團員的信札。一到那邊，就知道三位同工仍舊居留在拉哇地方。（按拉哇即國外佈道團同工寄居的所在）但是那時並無船隻前往該處，因此心中稍有失望，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尋找旅店暫住。次日清晨，再往金源商店探聽消息，知道當晚有一隻船，雖然不能直達拉哇，只到馬六保為止，但當時計算由馬六保至拉哇，相離不遠，因此決意當晚動身了。

與山東商人談道

因為船在晚上才開行，所以在三馬林達尚有一日的逗留，早餐後，隨便向海邊小路上散步，藉以活動身體，正將回來的時候，途中遇見一位賣布的山東商人，心中就感覺到有和他談道的必要。於是在談話之中，才知道他由祖國的山東省來此才不久；因歐戰的影響，生意並不十分順意；這樣開始交談後，就漸次地引入真理。想到這個山東僑

胞，遠離祖國，撇妻捨兒，無非爲尋找金錢而已！專以多得一分錢爲唯一的目標，如果你對他提到耶穌的名字，有的簡直完全不明白主耶穌是誰，基督教是怎樣的一回事，唉！真是可憐萬分。他們從來沒有一點兒想到宗教問題，更沒有想到死後靈魂存亡問題，這樣的人我會遇見過不少。因此對於這一位當前的僑胞，只能用最淺近的方法，將救道從頭至尾的和他述說了一番。感謝主，因聖靈的感動，他漸漸地明白過來，約在半小時以後，我們兩人就在路旁一同求告主名。當他跟着我祈禱的時候，從他發出來的聲音中，可知道他的態度確是誠懇的。祈禱完畢，我請他每日早晚用四句話來向主禱告：「求耶穌，救救我，作我保人，免我罪過」。我教了他許多次數，隨後請他自己單獨背誦好幾回，直到他能一字不漏的背出來，我們就彼此握手而別了！

主內作工決不徒然

向前行了不到五分鐘，望見了郵政局，順便進去訊問有否我的信件，恰巧遇見一位青年的麥那杜族人 Menado 交談之後，才知道他是在一年前當我去孟加錫領會時信主的，至今還是堅信主道。這樣一來，使我心中有說不出來的大喜樂；並且更知道我們在主裏所作的一切工，決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章五十八節）因此遙想到將來，在主面前必要看見千萬的靈魂，就是在世時傳福音所得的果子。同時也必看見許多夢想不到工作的效果！同道們，興起作工吧！救恩的種子，如果一旦進入人心，必有一日在天上能

得滿足的收穫，哈喇路呀，讚美主！

回旅舍寫了幾封信，又在下午買了些路上應用的東西和食物，於當晚八時，汽笛響後，船就啟碇向着馬赫根大河 Mahakan River 駛去。

虧欠福音的債

二日，天還未明，船已靠着丁加弄 Tinggaroeng；上了岸，買些香蕉餅（每個只需一分錢，非常便宜），當作早餐。因為離開船的時候，尚有一會，趁便向該埠的僑胞談道。按該埠總共只有三四十家的華僑商店，人口大小約共一百餘人；因為素來沒有福音堂，所以這次對他們傳福音，可說是聞所未聞，使我心中感嘆到我們的不盡責。如果這般靈魂受滅亡，請問是誰的責任？我所感覺到的，特別是南洋僑胞對於福音，少有人向他們負責宣傳。我們知道當地雖也有極多數的土人，因為已有悠久的歷史，回教的種子早已浸入了他們的心，這般人士已被回教根深蒂固地扎住了，福音的種子簡直可說，甚難灌入，但我們的僑胞百分之百是不信回教的。現在時間尚早，如果有福音的種子，散播在他們中間，必有一日能得到着滿足的收穫！親愛的主內同道們，要知道除了該小埠外，尚有荷屬其他成羣的海島。其間居留着極多數的我們僑胞們，天天等待我們，將這救人的福音去告訴他們；我深信他們必要接受的。

語言的難處

船又開行了，在船上過了三日三夜的生活，經過大小埠頭十餘個；八月五日下午才安抵馬六保地方。這其間會到過一個地方，名叫Kota Bangoen，Kota 卽「鎮」的意思，Bangoen「醒」的意思，按字面繙譯，此乃一「醒鎮」。我問一位馬來人，為什麼緣故名這地方叫做「醒鎮」？是否此地從前已如一個死的地方，或是沒有人居住，現在復醒了？他說：「不錯」，他又繼續的說：「此鎮原來居住的人很多，酋長從前也住在這裏，後來因遷居於丁加弄，從此人數漸漸地減少了，在數年前由減少而又增多了，因此取名爲「醒鎮」！我在那裏遇見一位小本生意的廣東商人，他專製造婦女的耳環，耳環的質料是用鐵打成的。據他說：該鎮約有僑胞四十多人，從未聽過耶穌的名字；故此當我和他談道的時候，看他的樣子，很難了解我的意思，又加我的廣州話攬雜着上海話和國語，又加些馬來話。可說是一種雜種的廣東話，難怪那位先生總是「唯，唯，」地答應着；他明白是「唯」，不明白也是「唯」，但我想錯誤者是我，如果我能講清楚的粵語，或許我能得着他！南洋這地方確實需要能講廣東和福建方言的傳道人；否則只能用馬來話了。

彌月的喜宴

當八月五日下午六時抵達馬六保的時候，因馬六保我會到過一次，蒙該埠一華僑商

店款待，暫寄居一夜，因當時主人不在家，就和幾個職員同睡一木船上，預備明天打聽去拉哇的船隻。

八月六日，因聽說汽油船尚需十日後始有，所以設法雇一小船，向逆水行去，直至七日下午二時始到目的地Maoera Lawa，當時的喜樂，非筆墨所能形容，會見了林證耶牧師夫婦以及陳永信弟兄，彼此相談之下，得着安慰不少，因同工們正在試煉痛苦之中。

因為在爪哇有工作，不便在此逗留，故對於國外佈道團工作的困難與其發展，急與檢討直至夜深，次日聽說恰巧張世英牧師之令媛滿月，有數位華僑信徒，專程來拉哇恭請林牧師夫婦以及陳君前往赴宴；同時我這位不速之客也在被請之列，這也是我所十二分欣喜的。我們就僱了兩隻小船，由信徒自己划船，不到數小時，即達張牧的工作地，名大美Damai的地方。當艇靠岸的時候，張牧尙未知道，後來他看見我忽然出現，叫他驚奇不已，稍待，因過於喜樂，使他歡呼不絕，那晚在共同歡樂中嘗那彌月的喜宴，入夜仍乘原船回拉哇。

八月九日在依依不捨中離開拉哇，和同工們握手，經過五日四夜的水程，於八月十三日重抵三馬林達，次晚搭皇家郵船，經過三日夜的海程回爪哇，結束了此次往婆羅洲的使命。

第三篇 靈糧堂

(一) 靈糧堂的產生

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從南洋回到上海。在未回來之前，經過了一年多的禱告，清楚得着了神的引導。本來想回到本國，一則是要掉換一下氣候，預備過一些寒冷生活；二則希望從本國能帶領願意到遠方傳道的男女同工，同往南洋作傳道工作。所以返滬時所買的船票，是來回的連票，預備在三個月之內，先回爪哇，從巴城開始作工，以便福音傳到各海島。起初在上海的一個月，就在守真堂開兩禮拜的奮興會，繼續又在救主堂主領全滬培靈大會。感謝神，蒙恩得奮興的人不少，看見神的榮耀和祂的作為，後來又在各處主領各種的聚會，拯救了許多寶貴的靈魂歸向基督。正在三個月將要滿期的時候，那時我們寄居在霞飛路伊琳公寓，忽然內人患起病來了，病痊癒後，經過醫生的診斷，還需要有一個時期的休養，所以我就趕緊跑到船公司，要求在船票上簽字，准許延長期限，船公司當局要我請醫生證明，才准許有半年的展期，那知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同時也有他奇妙的引導，當我從香港領會回來，過了不到兩禮拜，十二月八號的太平洋戰爭就開始了，因此回南洋去的一個意念，也只能暫告停頓。好在，到處都是神的工場，我們作

神工作的人，不會因着環境的關係，就停止我們的工作。這期間，便在上海各大小禮拜堂主領奮興佈道大會，常常看見神奇妙的拯救，心中隨時得到安慰。

在太平洋戰事還沒有發生之前，對於南洋佈道的事情，早已籌備過了，而且也會收到愛主同道樂意的奉獻。同時，也有幾位愛主的弟兄姊妹，有意同往那邊去一同工作。現在交通既然已經斷了，我就想到應該怎樣處置那些款項，應該怎樣安排幾位同工？同工中最先加入的一位，就是谷賢民先生，他才從滬江大學畢業，要實行他傳道的志願，只因我們還沒有正式的工場，所以我們就試辦一份月刊，取名「靈糧」。就在當年三月，出版了創刊號。定價每年二元，全年出十二冊，感謝主，這一份刊物，繼續出版到現在，已經有三年多的光景。

本來我在每主日下午，義務幫助守真堂主領禮拜，（在第二次預備到南洋的時候已經向守真堂辭職，現在也不過每主日幫助一次領禮拜的工作）。過了一年之後，不知怎樣，忽然感覺到可以暫告一段落了。在想不到之間，神感動了一般渴慕真道的弟兄姊妹，每禮拜二、四、六，一共有三次借慕爾鳴路進德女校禮堂查考聖經。我們查過啓示錄、舊約大綱，但以理書，哥林多前書等等，赴會的人倒也不少。接着，我們又借大同路道中女校，每禮拜三舉行一次祈禱會，禮拜五佈道，禮拜日崇拜；這樣也有一兩個月的光景，那時有華惠忠女士，汪純懿女士，史華德女士，顧守義先生，韋伯樂先生先後加入我們這個非正式的小團體，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在黃家沙花園卅四

號房屋前的空地上，經過祈禱後，大家商量應當要有一個團體的名稱，結果，就定名爲「靈糧堂」。

(二) 神預備地方——上海總堂

我們決定了「靈糧堂」作爲我們團體名稱之後，就希望神賜給我們一個長久聚會的所在。起先想租博物院博物館大禮堂和斜橋公會對面猶太人的俱樂部，爲了租費昂貴，又加上其他的原因，並沒有成功。我們爲了這件事，多多的在神面前禱告，（那時候我們同工每禮拜有一次祈禱會）。經過幾次祈禱以後，很奇妙的，我們忽然想起了協進中學。原來協進中學的黃校長，我會和她有過一面之交，因爲在她所組織的祈禱會中，講過一次道，也是我第一次看見協進禮堂的寬大，但從來沒有一個思想請求借用那個地方。直等到同工華惠忠女士提起了這件事，才引起我們的希望和注意。第二天，我們就請華女士到黃校長那裏去探聽這事的可能性。感謝神，神早已在黃校長心中放了一個意念，她本來就希望在她那裏有一位擔任傳道的事工，但爲了各方面的阻礙，一直未能實現。這一次，華女士還沒有開口提到我們所要詢問的事，不料黃校長反先提了出來。這實在是神所行的神蹟，祂在各方面替我們有非常的預備，使祂的計劃可以迅速完成。我們就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初旬，在協進中學大禮堂，開始我們主日的大禮拜。不但這樣，

以後，我們每週各樣的聚會，也能自由在那裏舉行。並且黃校長也樂意的將一部份屋子，無條件的借給我們使用，外面樓上，臨街的幾間，作爲我們辦公的所在；裏面又借了幾間課室給我們，使我們的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得以順利的進行。

(三) 選民工作

一九四三年三月某一主日下午，我講述以西結卅七章三節頭一段的信息，題目是論神對先知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嗎？」（卅七章三節）那骸骨是指着猶太的選民，先知雖然回答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但他到底也不敢說已經枯乾的骸骨能復活過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當我講完這一段信息之後，回到辦公的會客室，就有兩位代表來見我，一位是選民的代表，另一位是選民工作負責人的代表，他們問我肯不肯擔負一些選民的工作。那時候我感覺到因所傳的信息和突然而來的請求有相符合的地方，我們經過禱告之後，我就憑信心將這工作接收下來，想不到後來却遭遇了種種的困難。這件工作誰都知道，比其他神的工作更是難以應付，一方面因爲在五六十選民信徒中間早已分了三個黨派，同時其中失業和患病的人很多，但神在每一件困難中，都帶領我們過去，現在神不但賜給我們一個聚會的所在，並且那黨派的歧視，也早已消滅了，所以我們每逢聚會崇拜，總是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神也感動了不少主內同

道們，樂意的將財物送來，供給選民信徒們的需要，目前在我們名單上負責的，共有一百七十七人之多。

神除了供給我們物質之外，又替我們預備了一位李明雲女士。李女士的父母，在未生她之前，早已將她獻上給神，專為擔任選民工作，這件事，是在李女士參加我們工作以後，我們才知道。從這一件事上，我們看見了神奇妙的預備，在工作開始時候，汪純懿女士負了最大的責任，除了擔任查經之外，也盡力的探訪他們，後來因為工作加增，一人擔當不起，他就禱告，在禱告中得着了上面所提的那位女士，至今她們還是同心協力的負責各方關於選民傳道的工作。

每主日在本堂講道之後，要趕到虹口主領禮拜，每次領禮拜的時候，精神肉體總感覺到疲乏，不過在心靈之間，却感到這是一個權利，因為在中國教會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總是受到外國差會和信徒各方面的供給，很少有機會從我們那裏來幫助別國的人。現在我們能夠服事神的選民，我總是說：第一是為主，第二乃是為中國的全教會，好像替中國教會還福音的債，也希望神因着這小小的工作，叫中國教會得蒙神的賜福。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說：「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創十二章，三節）願同道閱者為我們這一部份的工作多多的代禱，使來赴會神屬地的子民得到屬靈的益處，更加領導不信的他們來歸基督」。從我們接受工作以來，已經有十多位受浸歸主，願這十多顆初熟的果子；永遠歸在主的名下。

(四) 經濟的來源

本堂一切的需用，完全仰望神，絕對沒有一個人作我們經濟的支助者。我們也沒有一個正式的教友，除了南洋佈道會一點奉獻的捐款，供給靈糧月刊和谷賢民先生的生活費之外，可以說沒有一分錢爲着教會和工人預備的，但那時候有一節寶貴的聖經，增進了我們工作的力量，現在也作了我們靈糧堂的金句：「我們信，使無變爲有的神」（羅馬四章十七節）。神真是信實的，無論同工的生活費，和女同工寄宿處的租費，以及我們辦公室各方面的需用，他都供給我們，（我們的辦公室最初從黃家沙花園卅四號遷到圓明園路浸會大樓）。到了同年的八月，我們就正式開始本堂的工作，事先舉行我們第一屆夏令退修會，在想不到之間，神感動了一位信徒奉獻兩千塊錢，這款項夠我們當時各方面的使用，我們真是看出信實的神怎樣的看顧我們，從此我們教會一切的用途，完全憑信心仰賴神，至今我們毫無所缺，在每一件事需要經費的時候，神總是厚厚賞賜與我們。比方靈糧月刊靈糧詩歌和各種宗教書籍，費用都相當的大，但神總是替我們預備，就是本書在起稿的時候，還不知道印書的費用在那裏，但深信神耶和華以勒要給我們成功。當我開始完全憑信心過生活的時候，問一位在信心上有經驗的弟兄，對於信心生活的意見，他就不加思索的立刻回答說：「沒有問題，只要我們保守向神純潔的心，神的供給

必源源不斷的賜下來」。這句經驗話，現在在我個人的經歷上，也實在證實了。奇妙聖潔的神。總是厚賜於人，好像開了一個泉源，在錢財正要用完的時候，那供給的泉源，又很快的流了出來，總不會斷絕，不過傳道人如果犯罪得罪了神，那神的供給隨時有停止的可能。信心的生活，也可以說是與主同行的生活，我們不是單想到物質上神的供給，而且時常看到了神的手，更能叫我們體會到我們所信的神是活的。有一件事，我在這裏要來作一次見證：「我從來沒有爲了得着物質上的供給，心中有多大的喜樂，但一看見神的願念，却叫我心中受感，甚至會流淚」。神又不許我仰望任何人，因爲肉體的軟弱，有時候會仰望神曾經供給我的人；但結果每次需用的錢，神總是用另外的法子，或是從來沒有想到的一位信徒，藉着他來供給我們，我們同工們幾年來完全憑信心過着我們傳道的生活；但我敢見證說：「只要我們忠心服事神，神總沒有一次叫我們有所缺乏，換一句說，就是：我們能願念到神和祂的國度，祂也必願念到我們和我們的家庭」。信心的生活是寶貴的，我總感覺到在這困苦的環境中真是我們信心操練的好機會，我以爲在信心上富足的人，才是一位真正富裕的人，因爲神作了有信心者的後盾，真的信心生活却是不憂慮，自己不負什麼重擔，凡事樂觀，因爲將所有的都完全交託了主。信心有時要像抬約櫃的祭司，他們的腳先得要入約但河，約但河水才會分開，信心不是先得着才信，却是未曾得着而信已經得着了，未曾看見，心中已確實有了，信心的結果，就是神得着榮耀。

(五) 靈標堂的目標

神起初將我安置在宣道會，雖然那時候對於宣道會的宗旨一點也不知道，但經過九年工作之後，深感到我的心和宣道會傳道的宗旨好像是一致的，所以當我頭一次出國到南洋的時候，十分引起我的興趣，總以爲把福音傳給本國之外的人聽，是件快樂之事。平時，我對於教會名人的傳記，十分注意，特別是那些向國外佈道的宣教士，像衛斯理約翰（美以美會之創辦人），開利威廉和李文斯敦（非洲開荒佈道家），辛浦生（宣道會的創辦人），戴德生（中國內地會的創辦人）等，同時，我們常常看到從世界各國差派宣教士到我們中國來傳道，却很少看到我們中國有宣教士差派到外國去宣傳福音，衛斯理約翰曾說：「世界是我的工場」。所以我想，也可以說，在我心中有一個負擔，願神也照樣會用着我們中國立志傳道的工人，向外國宣傳福音，從上海（耶路撒冷）起，擴展到全中國（猶太全地）和遠東各國（撒馬利亞），直到地極。這件事在人是不可能，在神却凡事都能，這是我們這小小團體的一個目標。雖然現在還談不上工作發展到什麼地步，但深信阿拉法的神也是俄梅戛的神，神既開始，也必成就。

我們決定初步的工作，是宣傳福音，目的是領導基督以外之人進入到基督裏面，迷路的羊歸入羊圈。次步的工作，就是栽培一般從不信的人中所得來的信主者，叫他們對

於教會願共同負責，最高的標準，便是希望本堂信徒，藉着代禱和自身的奉獻，來完成主所囑咐的使命。

(六) 成立南京分堂

因為戰事的關係，對於南京，不甚明瞭，雖然以前曾經在那裏領過幾次會，但事變後的情形當然早已大大的變更過了。想來，教會因為受了時局的打擊，一定到了很淒慘的地步，各禮拜堂聚會的人數，也一定不及上海那樣興旺。有一天，我們在無意中接到一封從南京來的信，懇切地說：有一位信徒，願意奉獻一塊地，問我們上海靈糧堂，願不願意接收？奇妙得很，神在那時候，却特別預備了陳王麗明女士，使她爲了我們的工作，邀請了首都各位牧師和傳道人，舉行了一次茶會（茶會是陳太太預備），藉以聯絡彼此的感情，我也得參加這個茶會，便向教會當局詢問：如果我們靈糧堂到南京來設立分堂，是否可能？承蒙負責的人回答說「毫無問題」。因此，我們就仰賴神，（事先也經過多次的祈禱）。籌備開始南京傳道的工作，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借了南京漢中堂開始一次大佈道會。開會的日子，一共有十天之久，感謝神，在十天的聚會之中，一共竟有四百多位初聽道的人，簽名信主，後來這班慕道者中，除了加入其他各堂之外；我們第一屆受浸的，一共有三十二位，第二屆也有十六位，至今連慕道友在內，將

近百位了。

產生一個教會，在人這方面看來，確是不容易的，蒙神的恩典，爲南京分堂的產生，使我也受到了一點苦難。當我領佈道會剛過去了四天，在第五天下午將要開始佈道會之前，同工們已經接到從上海來的一個急電，他們起先不願意告訴我，可是，終於給我知道了先母去世的消息（先母去世前的情況在後面單獨的有見證），在十二分悲痛之中，當晚就乘夜車趕回上海。只化了一天的功夫，料理完了喪事，仍舊繼續到南京領會，這是設立南京分堂時，所遭遇到的第一次痛苦。

我們起初在南京山西路一間汽車間裏，開始我們的工作，主日下午，便借漢中堂佈道。因爲天氣漸漸冷了，又加上其他種種的原因，我們從山西路遷居到鼓樓雙龍巷基督教青年會，想不到還沒有住滿一個月，青年會的當局，不知爲什麼，限我們在幾天之內，離開那裏。那時候雖然按環境講是急切得很，但心中反而十分平安，深知道神必爲我們有所預備，果然，神感動了一位夏太太的心，也得到了夏先生的同意，願將他們的客廳在每個主日，給我們自由使用。這對於我們是很方便的，一則，因爲夏先生和太太的住宅，就在青年會隔壁，二則，這地段比較適中。我們真是要感謝神，後來夏先生因爲職業上的調動，遷居上海，就將整個房子借給我們使用，連租金也由他們負擔，雖然爲了屋子問題有過種種的糾紛，但我們靠着主，却平安的過去了。現在我們不過仰賴神，希望京地本堂的工作繼續蒙祂的賜福，天天加增得救的人數，現在分堂負責的是谷

賢民先生和他的太太，還有史華德女士，助理關於姊妹方面的工作，望閱者多多為這工作代禱。

(七) 成立上海分堂

一、借振英小學

在我們總堂開始工作不久，有一位蘇太太，她曾經幾次問我：「在福理履路振英模範小學，可否舉行主日禮拜？」經過禱告以後，深深感覺到，這是神的預備，所以就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份起，開始主日禮拜，至今已經快要三年光景了，蒙神的恩典，每次有祂與我們同在。

二、借炳生小學

有一位蔣成志女士，和長樂路炳生小學的沈校長，彼此在無意中，曾有一次談話，最奇妙的，沈校長突然對蔣女士說：「你們教會裏有什麼工作，我們可以把學校的一部分地方借給你們用」！蔣女士就將這件事告訴了我，到了新年裏，我們第一次借振英小學開佈道會，蔣女士和一位翟太太表示感謝主。第二次徵得了沈校長的同意，就在炳生小學舉行。會後，我們再三的商議，希望能繼續佈道會的工作，所以就在一九四四年五月，開始主日的禮拜，至今也已經有了一年光景，同樣的蒙神賜福同在。

(八) 工作展開

起初，蔣成志女士和培成女校曹校長，曾經有過幾度接洽，希望在培成有一次向學生講道的機會；會後又有第二次向高初中同學分別的講道。一直等待了幾個月的工夫（因為年假的關係）就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先有小學的兒童禮拜，聚會的日子，是在每禮拜四下午三點鐘。至同年三月廿四日起，每禮拜六下午二點三十分，開始青年禮拜，希望神藉着每次的禮拜，不但使青年人得到靈性上的栽培，更能叫不信基督的青年，來歸向我們的主。

主後一九四二年春季，我們開始聖經學校的工作，其中分爲三科，凡高中程度奉獻立志傳道者，可入神科研究，到本年度將有五位同學完成了她們的學業。凡初中程度的同學，可入聖經科，因爲聖經科只有四學期的課程，所以已經有兩位一九四四年寒假前畢業了。其他凡高小程度的，可入普通科，也會舉行過第一屆畢業禮。我們現在因爲自己沒有校舍，所以入校同學，都是普通科學生，希望將來能自己建造學校的校舍，使我們聖經學校得以格外的發展，栽培爲主工作的人材。

我們憑信心仰賴神，除了靈糧月刊之外；也辦過一份給青年學生，兒童或初信主的人閱讀的刊物，定名「靈奶」。創刊號，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幫助編輯靈奶的，是程育真女士。程女士也寫了一冊創作小說，名「偉大的愛」，我們也出版了。姜

建邦編譯一冊「爲義受逼迫的人」。和顧守義先生編輯的「函授課程」，第一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開始寄發給加入學員們，畢業的也有數百位之多。此外會出版「七個時代」，却是以前記載在福音廣播電台所講的講章。又蒙神的恩典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出版了一冊靈糧詩歌。這冊詩歌初次編輯共有二百零十首，至今字本已付印三版。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一冊啓示錄講義，上面兩種出版物，完全憑信心，蒙神賜下足夠的印刷費，我們希望以後能在文字上宣傳主的信息。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谷賢民先生開始和我編輯靈糧月刊，到一九四二年五月，顧守義先生，華惠忠女士，汪純懿女士和程育真女士，先後也加入擔任工作。同年八月一日，史華德女士加入本堂，九月一日，韋伯樂先生也開始和我們同工。此後，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起，張容江先生也正式和我們同工了半年多的光景，此外還有王麗君女士和周惠玲女士，也同時加入。其他在聖經學校擔任教授的先後有姚菁英女士，林道亮牧師，何守琛何守瑛兩女士，林景先生，金炎青牧師，周志禹牧師，竺規身牧師，內地會文牧師，葉夫人，葛尊基夫人，陳玉麟夫人，徐女士和王女士等。

(九) 新堂之建成

當本堂工作開始不久的時候，協進中小學黃校長，就有意將地豐路嚴家宅一塊空地

獻上歸神，作爲本教會工作之用。我們從此就爲這事向神禱告：因爲那空地曾經出租給人，上面尚有建築物留着，在租期滿了的時候，那建築物必須歸還業主。本堂曾一度向會衆報告：已將信徒奉獻的錢在那裏買了十二幢單間的樓房和三座草屋。在我們祈禱期間，爲了租戶不肯遷讓，因此我們無從着手進行建造新堂的工作。在這期間，曾經想在別處另買一塊空地，得到信徒樂意的奉獻不少，我們就在虹橋路霍必蘭路買了一畝九分的空地，作爲預備。我們一面等候，一面祈禱。忽然有一天嚴家宅那位看守人來通知我們說：「前面有一間草屋被大風吹倒了」。我們當時就去視察，覺得另外兩間也不能支持下去。便一齊把牠拆了下來，因此以前不肯遷讓的租戶，也只得遷讓了。這時候，我們就開始覺得現在正是進行建堂的時候。雖然留下的空地不多，但也足夠我們建造一個小規模的聚會之處。

又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禱告，有一位黃安生先生，自動提議願奉獻他的光陰替我們畫新堂的圖樣，同時，我們也尋找建堂的建築師。一切將要說妥的時候，建堂的經費却成爲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雖然有霍必蘭路的那塊空地可以抵一筆款項，但是不一定能賣去，還是一個疑問，而且所收到奉獻的現款和飾物等，很是有限，同時，各種材料天天在漲價，工人的工資也是增加不已，如果那時候不決定建堂，一再遷延，將來的費用也許更要驚人，我們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祇能仰望主，憑信心決定進行建堂的事。

當時有許多人主張應該在戰事平定之後才建築新堂，也有出於好意勸我暫時取消此

意，但也有人却在冷眼旁觀，幸虧那愛我加我力量的主，賞賜我一個堅決的意志。現在回想起來，真要將榮耀全歸給愛我的父神。

不但如此，此後還有困難重重，一則，按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從來不懂得建築上的一切事情，但是，結果，各方面的接洽，還是必須我個人來擔當。至於經費，更不是在短時期所能獲得，因為信徒的奉獻，完全出於自動和樂意，就是在主內，我們也決不主張向任何人募捐，或是分送捐冊。若不是主行奇事神蹟，在人的方面，簡直毫無把握，但是，感謝信實的神，使無變爲有的神，竟是奇妙的帶領我們渡過了這難關，到新堂落成後的時候，我們不但沒有缺少，反而還有餘剩下來的錢，可以作爲以後修理新堂之用，我真要大聲唱哈喇略呀！

在建築期間，對於天時方面，也得到神的看顧，在建造開始，基礎完成以後，預備將磚砌上，因爲那時候正是烈日當空，磚上需要不住的沖水。但是，在那裏，除了兩口水井之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去汲水，而且其中的一口幾乎要乾涸了，因此在我心中祇能不住的祈求神賜下恩雨，神真是看顧人的神，當經過幾次陣雨之後，不需一點人力，那磚上的水分已是足夠的了。

在建堂工作開始後一星期光景，四圍的牆才砌到二三尺的時候，接連的下了三天三夜的雨，更加上了狂風怒吼，如果這樣的再持續廿四個鐘頭，那未完成的牆，就要被冲下來，因此，我就請本堂同道信徒，同心合意的懇求神，果然，雨就停了，工程得以繼續

進行。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天清早，那位建築師的兒子，臉上現着驚惶的神色，跑到我那裏來，要我到新堂的場地上，和他的父親獻上一次感恩的禱告。我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昨夜險遭火災的不測。」原來那場地的旁邊，鄰居的一間空屋內，放着幾十包石灰，因為天時乾燥，在端午節的夜半，忽然燃燒起來。本來，那空屋內有一位工人居住着，但是，一位勞苦疲乏的工人，每夜總是一躺下就睡熟了，那一夜他湊巧因為收到了幾張不能兌現的撥款單，心中憂慮，不能入睡，直到半夜，他就聽見擊拍的爆裂聲，於是，立刻起來，把那房間的壁板拆去，同時大聲喊叫，四圍的鄰居才都從夢中驚醒。幫着他施救，其中幾個人還預備用水來撲滅，幸虧那工人有經驗，他說：「水澆在石灰上，越發會增加燃燒，這災禍更加擴大了」。他一邊禁止別人澆水，一邊就將場地上的沙土，很快的畚起來，撲到火上去，才把這災禍弭平。那建築師深深感覺到，這是神的手親自熄滅下來的，所以要在那天清早，獻上感恩的禱告。從這件事之後。我們越加迫切的祈求，蒙神一路看顧帶領，直到新堂落成爲止。

對於信徒奉獻的事，使我很受感動，就是有一個主日下午，全堂的人實行最後一次奉獻，方式是和平常稍微有點不同的。當我們禮拜完畢之後，衆信徒一起由禮拜堂走出，各人在預備的木箱裏投入他們樂意的奉獻，我總記得，那一天我站在石級上，代表衆徒獻上的時候，心中感覺到神的悅納，下面有不少的人感激到流淚，好像神親自接收

了他們的祭物，神在那一天一定親自和我們同在。

在許多樂意的奉獻中，有不少的兄弟姊妹，是超過了他們的力量，只希望自己有份。譬如有一位姊妹，是在休息期間去作工，將得來的工錢，作為建堂的費用；也有人將每天買菜的錢節省下來，寧可自己少吃點好的蔬菜，希望神的殿得以早一天成功；也有人將他們最愛的飾物毅然拿出來奉獻；也有人得到神的啓示來奉獻的；其中的見證，不勝枚舉。一方面我們看出信徒所表現愛主的心，同時也看見神看顧了這一件事，但願神所賜給我們的新堂，成為一個發光的所在，藉着這個新堂，使信徒常能聽到神的話語，作他們靈命的糧食，不信的人，因為聽到福音而得救，讓主的名不住的得着榮耀。亞們！

(十) 杭州分堂

杭州是浙江省會，人口稠密，可惜因着這一次抗戰，那邊的教會，却受到了相當的影響。自然在這動亂的時期，教會主持人無法繼續他們傳福音的工作，因此更無法用屬靈的糧食來餵養他們的羊羣，以致各禮拜堂聚會的人數，非常稀少。教會的情況也就到了不冷不熱的地步。想在那邊設立分堂的意思，早已活躍在我心中，但不知道怎樣開始做這工作，因此除了禱告之外，只好在神前等候着。感謝神，在一九四四年，因着幾位信徒的邀請，就在那邊領了一禮拜的奮興佈道會，在佈道會中大約有二百多人簽名信

主，這期間，就和兩位慕道的弟兄談話，並且將靈糧堂設立分堂的事告訴他們。因為他們是杭州人，在當地各方面都很熟識，我就要求他們代替我們留意聚會的場所。過了大約不到一年光景，就有一位高先生，代替我們找到了一個地方，就是現在我們聚會之處。這是神奇妙的預備，我們就準備請本堂同工周惠玲女士往杭州籌備一切，又蒙周女士的令堂太太和他們的令妹相助，並且更得本堂第七屆受浸的張治寰，擔任教會經濟的責任。其中，神又預備了張太太許先生和許太太等輔佐我們工作的進行；我們首先舉行佈道大會，蒙神的恩典，又得着了二百多位聽眾接受主。不久又有金罕牧師和金太太願意主持我們杭州分堂的工作，這自然也是神替我們特別預備的，金牧師起初不過答應擔任兩個月的工作，後來蒙神引導，一邊感覺到這工作的需要，一邊又是信徒們的請求，他就支持着那邊的工作，直到如今。我們在佈道會之後，立刻設立慕道班，感謝神，經過幾個月帶領之後，在一九四五年開夏令會的時候，舉行了第一次受浸禮拜；受浸同道共有四十一位。這是神在杭州賜給我們初熟的果子，應當把一切的榮耀歸給他。

被稱爲耶和華以勒的神，很奇妙的爲我們預備了禮拜堂的樑子，這些我們竟不費分文的蒙了一個團體送了來。一共一二百條很長的長樑，後來又有一位信徒受感奉獻一筆款子，叫我們造一個很好的講台，而且在長樑上面都裝上了靠背，又蒙神的一位使女，奉獻款項，砌了一個浸禮池。此外，因爲信徒蒙神的恩典，他們對於教會都願意負責，就實行了什一奉獻，使教會在經濟上減少了負擔。最近又開辦了一所聖經學校，共有同

學二二十位，正在作將來服事神的準備。杭州本堂的工作，現在正可以繼續發展的時候，深信因着許多人的代禱，在未來的日子，將有無數的人來歸向我主。

(十二) 蘇州工作之將開始

蘇州，從前做過江蘇省的省會，單以城內計算，人口已在三十七萬以上。據調查所得，那邊的教會雖有十餘所，但合起來，教友的人數至多只一千人上下。這些教會，在抗戰時期中，一直沒有舉行過一次奮興佈道大會。想到三十七萬以上寶貝靈魂，我們就有意在那裏開始救靈工作，但我們不敢跑在神的前面，經過大約半年祈禱等候之後，出乎意料之外的，神竟預備了一位張醫生，樂意將他私人的兩幢住宅之一，借給我們使用，不但租費分文不收，並且他更願意供給我們木料，製造禮拜堂的講台和櫈子等。

得到了張醫生的援助，我們就積極進行準備一切，在一九四六年元月七日，開始借着蘇州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佈道大會十天，深信有不少迷路的羊，將要歸回主的羊圈。

(十三) 靈糧世界佈道會成立

靈糧世界佈道會，是在抗戰將結束的時候成立的。這一件佈道的大工作，將完全憑着信心進行。我們的目標，從上海開始，這上海，就算是我們的耶路撒冷，也算是我們

靈糧世界佈道會的總會所在地。上海之外，我們除了現在已有南京杭州蘇州各分堂之外，隨着神的引導，擬將在華南、華北、華西各大都市，繼續設立分堂，再從各大城市推演進到各鄉村，所以中國就是我們的猶太全地。我們希望在一九四六年作為準備的時期，展是神允許替我們安排，那麼在一九四七年，便有第一批中國的宣教士到南洋羣島去宣傳福音。南洋羣島，就算是我們的撒瑪利亞，我們最後的目標，就是希望神藉着中國宣教士，將福音傳到世界的各處，這就是我們的地極。

我認為每逢在神前作一件事，必須先有負擔，這負担是神放在人心裏的，同時也需要有神的託付和允許，這樣工作在神引導之下，才能邁步前進。既清楚了是神的旨意，在人看來是一件又大又難的事，但在創造宇宙萬物之神的眼光中，能算是大事嗎？為此我們憑着信心設立了這一個推廣福音的佈道會，我們深信這位使無變為有的神，會藉着我們，將福音傳到世界各處；我們也願意將自己如同五個大麥小餅和兩條小魚，獻上放在主的手中，願主在這個時代中行神蹟，叫全世界所有的人，不但聽聞福音，也因福音而得到靈性上的滿足。亞們！

(十三) 靈糧世界佈道會華東神學院成立

感謝神，爲了他自己的榮耀，三年前，爲我們創辦了靈糧神學院，且有畢業生一

班，已在各處打那美好的仗；但因急待收割的莊稼，仍是太多，大批工人，急需打發出去，我們惟有不住的祈禱。

讚美獨行奇事的神，在祂的領導之下，為我們成立了華東神學院。今將計劃鄭重宣佈於左：敬請主內兄姊們和我們合作，並代為祈禱。

本院定名為「華東神學院」，院址在蘇州平門路高長橋。

本院目標有四：一、預備城市牧師，建設城市教會。二、訓練農村傳道人，改良農村社會。三、造就佈道人員，廣傳福音於國內外。四、培養宗教教育，宗教音樂及文字工作人才。

本院工作原則：憑信心生活，不募捐，不借債，只接受神感動兄姊們的奉獻。凡「神所感動的兄姊們」，我們歡迎同工合作。

本院信條：新舊約聖經是神的啓示，最初原本絕對無訛，為信仰及行為的準則。

本院學程分為二科：一、神學科，專為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高中畢業生，或大學肄業生，修畢四年學分後，給予神學士證書。二、聖經科，收初中畢生，研究聖經三年，給予聖經科畢業證書。三，本院附設中國宣教士準備學院，選拔已在工場上，作工有年，確有國外傳道志願者，修畢一年特科後，作為日後被主分派至南洋羣島傳道的中國宣教士。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出版

宣道歷程(卷二)

著者：趙世光

香港九龍嘉林邊道一號

出版者：靈糧出版社

電話：八二一六九六

香港灣仔船街一至三號

承印者：聯盛印刷公司

電話：七二一二五九

▲版權所有▼

PROGRESS OF EVANGELISM VOLUME 1

By

Timothy S. K. Dzao

First Edition, Dec. 1969

Copyright & Published by

SPIRITUAL FOOD PUBLISHERS

1 Grampi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821696

Printed by

LUEN SHING PRINTING CO.

1-3, Ship St., Wanchai, Hong Kong